

十八日王至肇慶行宮次日設朝行郊告禮大宴羣臣封拜有差

於是封李成棟為惠國公陸修養甲為兵部尚書起何吾驕王仕俊復入內閣其各營鎮杜永和李元胤楊大甫羅成耀馬寶張仕新車任重郭登第周朝佐等俱叙封成棟率各鎮謝恩後即進呈兵冊並以一切錢糧請歸朝廷勒部奏銷王命仍令勳臣成棟總理俟恢復之日徐議成棟復貢金寶儀物及膳羞銀六萬兩王優詔答之

九月惠國公李成棟上表出師

成棟表上王命行推轂禮賜上方劍於次月六日誓師宴賞畢成棟還舟忽震雷折其中軍桅杆人皆驚異成棟諭衆曰此桿頭必有毒物雷乃擊之何足怪然衆志回惑頗自此始矣

金聲桓叛大清歸自江西

殘明紀事

九

張氏通國畫卷

聲桓奏至即封為豫國公命與惠國公成棟合營遣使同所遣官資封前諭不報

惠國公李成棟招諭贛州固山高進庫歸永歷不從

進庫居粵豫兩省之中聞成棟聲桓俱叛大清方懷猶豫值成棟遣人持諭人見勒令歸永歷進庫怒曰李固山歸便得國公我若歸亦即國公爾此帖將諭誰耶因碎帖而逐其使即日為城守計

惠國公李成棟移兵擊贛州

贛州使還成棟即進兵贛州至中途獲奸細訊為修養甲所遣得密書約進庫進兵粵養甲應於內成棟大驚率數騎奔還行在具奏其事因定盡誅滿兵之計時養甲雖在朝其所隨滿兵皆就根梧州成棟乃遣都督張世新張祥等賞餉銀十萬兩至梧以上命稿軍梧有水井寺者甚寬大

世新令滿兵集此親領而預伏所部於寺傍小巷命已給者即從此出三千人次第就職無一免者養甲先因召對知事覺即晚登舟欲遁入梧為拒守計成棟率兵追之養甲行次適與世新等回兵遇以標刺之洞背而死成棟還奏云今內患既除臣免心腹憂矣復科師進贛州

惠國公李成棟兵潰於信豐死之

成棟將至信豐阻於大江下令渡江入信豐縣安水營以決死戰進庫堅壁不出遣人約歸永歷以緩其師遲延日久成師老且懈先是縱兵掠廣省廣省饒富囊橐盈積至是臨敵人無鬪志進庫潛約江南湖廣援兵夜劫成棟營成棟無備大軍潰沒盡死信豐水中成棟手携小號燈夜半渡江至中流忽不見

大清順治六年己二月流寇平東帥府孫可望遣其偽戶部翼驛偽總兵潘

殘明紀事

十

張氏通國畫卷

世榮等詣行在上疏乞封爵

先是張獻忠入蜀死於西充其黨分號四帥為平東孫可望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定北艾能奇可望以丁亥乘亂入滇黔得監國詔知王在端州於是遣翼驛等具奏入貢乞封王爵王令羣臣議或謂賊初歸正不宜遽予封爵且本朝無封王之例不當聽或謂先封侯伯等爵以羈縻之紛然不定不敢具覆久之翼驛等知事不就遂遁歸

四月追贈惠國公李成棟為江夏王晉封杜永和楊大甫等官爵

帝聞成棟敗沒痛哭減膳者旬日詔追贈成棟為江夏王祭卹有加禮諸鎮將沒於王者事者俱厚其贈卹成棟義子李元胤請治喪勒成棟妻妾四十八房盡死於廣署成棟敗回之卒不滿萬人勅南陽侯李元胤統之保護行畿陞杜永和為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事又封楊大甫為樂安伯羅

成耀爲宣城伯馬寶爲安完伯四路援勦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令鎮守
惠潮總兵張世新張祥等各分汛要害勦內監黃河清掌司禮監調司禮
監龐天壽總督勇衛營提調恢勦加馬吉翔爲文安侯兼戎政收用海上
四姓餘賊訓練水師又封新會土鎮王興爲高明伯與細小印所稱繡花
針者又加勇衛營總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時人心尙固事尙可爲乃不
閱月而有密奏車任重反者卽令擒殺遂分其兵未幾羅成耀又密奏楊
大甫反亦令擒殺而分其兵又數日李元胤密奏羅成耀反亦令擒殺而
分其兵彌月之間互滅三大鎮於是人人自疑不復思用命矣

秋七月忠貞營大掠梧州

忠貞營者卽李赤心高國勳等所謂高李十三家者也本李自成黨魁後
就撫於何騰蛟騰蛟奏請封赤心爲興國公國勳爲助國公並陞黨守素

殘明紀事

十一 張氏通國叢書

等爲各督鎮協守湖南時忽擁兵數萬驟至梧州縱兵大掠百姓驚竄男
女溺死梧州者以千計慶國公陳邦傳疏報王遣內監楊守明資勦赴忠
貞營召之入衛赤心乃移屯三界廟之後山山在梧州對岸惟上疏貢獻不肯赴
闕後擊營向廣西南太等路入山縱掠屢調不至

八月以蠟勦分遣封拜諸勳鎮並聯絡反正諸帥俱不報

以黃絹五寸用御寶爲勦命外封以黃蠟如藥丸狀遣內監李輔國資封
國姓成功爲延平王遣誠意伯劉孔昭資封薊國公吳三桂爲漢中王遣
太監馬鳴圖資封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遣靖氣將軍
王叔猷資勦聯絡江西金聲桓遣閣部文安之資勦聯絡滇黔孫可望等

諸臣既去無一還報者

冬十月大清師破南韶廣省告急

調永國公曹志建入衛屢徵不至又調高明伯王興入援興入山不出乃
發勇衛營龐天壽戎政馬吉翔約李元胤馬寶等水陸並進協同守禦廣
省時兩廣總制杜永和以孤城當大清師靖南平南二王重兵圍擊且戰
且守者又垂一載

大清順治七年庚辰正月玉璽蹕蒼梧

卽舟中爲行殿文武咸從調慶國公陳邦傳分兵援廣陞其子口朝爲錦
衣使入朝冠蹕

三月左都御史袁彭年等劾龐天壽等未報未幾中旨罷斥之

時龐天壽王坤陳邦傳馬吉翔等擅權內外樹黨相排擊正人日遠國步
日促於是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容修撰劉遠生吏科都給事金堡
兵科蒙正俱疏列天壽等罪狀不報已而特出中旨以彭年等爲五虎

殘明紀事

十二 張氏通國叢書

悉斥之自是臺諫諸臣鉗口不復言得失矣

夏五月錦衣衛使張鳴鳳卒

鳴鳳臥病半月忽恍惚見青衣四人求與之坐隨示以大牌云天子將至
閩羅處查驗兵册因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故來奉迂遂展
牌歷數之果得四十八人與鳴鳳熟識者凡十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鳴鳳
默識之及覺卽口疏姓氏命錄諸楮則內閣王化澄兵部程源國舅王惟
讓王親妾佐周提督太監徐元尚寶太監周進賢錦衣王之臣京營總兵
劉大用張應舉禮垣朱士鯤清匠司陳家桐勇衛旗鼓沈天德西寧侯宋
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朱容藩朱盛濃授勦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
聞者咸以爲病嚙至是鳴鳳果死徐皆次第病亡獨宋國柱楊奇無恙至
辛卯冬扈從入演出康過洋遇颶風舟覆二人皆溺於海

秋七月陳邦傳寤旨封孫可望爲秦王

邦傳以兩廣日迫知事不可爲內懷忒心然無可自托欲輸心於可望又
忠無因乃與贊畫武康伯胡執恭密謀私填原請空勅矯上旨封可望爲
秦王並鑄王寶令執恭率所部兵賫勅印至滇聲言奉詔勅封可望遠迎
拜受宜諭滇黔厚遇執恭執恭遣使賫可望謝表先還願留滇與可望合
營可望許之留爲總理提塘協同僑將安傳通兩廣聲息

多十月大清師入桂林廣州

大清恭順王於初三日破廣西桂林初五日靖南王亦破廣州三日內兩
省皆陷梧州適處其中若兩軍合兵進攻勢同穴蟻遂不及徵調止令勇
衛戎政二營潰回之卒屈從於十二日五鼓王同二宮御舟重蹕南甯勇
衛提督周金湯縱火焚燒梧州內外城中男婦與江中官軍婦女哭聲聞

殘明紀事

十三

張氏通國畫書

數十里

王至藤縣

王至藤慶國公陳邦傳追及入調旋不知所之其營鎮哨兵肆掠甚至劫
王檳擄官人莫敢詰問王乃易小艇棹行從者惟龐天壽馬吉翔馬雄飛
及內監李文芳李國泰沈嘉熙真昇等數人而已

王至橫州入忠貞營

王至橫巡撫趙臺迎謁遂易大艘前進召忠貞營李赤心等入厝赤心等
聞王將至即夕拔砦由滇境出川去自此聲問遂絕乃諭馬吉翔撰勅發
二十四土司徵兵入援勅陳邦傳守禦潯梧趙印選胡一清守禦柳慶
多十二月將軍林時望募兵赴行在馬吉翔矯上命殺之

先是諸臣追扈於十一月皆至獨將軍林時望以京營兵馬空虛散財招

集遊兵數千於十二月方至戎政馬吉翔因本標營四散忌時望握重兵

私與龐天壽李國泰等謀譖其逗留反狀及時望至矯旨犒軍令其黨
卽演武場執之以弓絃勒死併縛火器鎮王忠投之水懼二鎮兵有變請
勅勸衛將軍張應葵總統本營安撫之時望本王得功偏將貌絕偉隨有
胆力自入行畿保厥功最著強悍如郝永忠曹志建趙印選及忠貞營高
國勳李赤心等皆嚴憚之及遇害禁旅廢弛紀綱倒置不能復振矣
興國侯何騰蛟殉難報至詔追封中湘王

大清順治八年正月開國公趙印選率兵括餉

印選兵退崑崙關親率營鎮入行在鼓譟索餉盡括宮中簪環器皿僅準
銀八千兩立迫文武諸臣措銀二千兩湊給之又搜取行在布帛綢緞棉
絮等物爲營中馬屨棉甲之需公私殆盡始引兵去

殘明紀事

十四

張氏通國畫書

二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其總兵常榮率兵三百至行在奏謝進貢

可望具奏直書秦王行在諸臣不知邦傳矯勅事謂可望既來歸正不當
擅自稱王因召對常榮榮而奏奉旨遣武康伯胡執恭親賫勅實封國主
爲秦王故遣臣奏謝耳在廷始知爲邦傳矯旨因議秦王乃親藩上十王
之首輕犯宗牒有違祖制但國家多事正仗滇黔兵力豈可過惜名器今
惟易字樣改封方可耳上命閣臣及部科等擬呈遂改封爲翼王別遣勅
寶遣內監夏國祥賫勅先行宣諭滇黔未幾聞國祥被賊死於養利州橋
下又遣司禮監趙進資頒既至黔爲兵士所掠勅寶盡失可望羈趙進於
營後復遣御史姜爾文入黔蜀聯絡道經可望營亦繫留之不遣蓋可望
已知邦傳矯封不欲令人知之故所遣之使不密殺之則留禁之也

春三月僞秦王孫可望遣其安定營僞將軍賀九義

按通志九備入衛

九義統兵三千赴南寧入衛朝見出即登閣臣嚴起恒舟牽至船頭以白
棹棒之墮水隨殺兵科給事張載述劉堯珍志作吳霖等於各本署舉朝
驚怖胤天壽馬吉翔詣問之九義曰日者國主請封力阻不行者此數人
也故奉命來殺之耳天壽等具告昔爲邦傅矯旨今已改封冀王册寶俱
成不日資頒矣九義點首唯唯而去起恒死三日屍浮青山江中有大虎
涉江負之入山以足跑土方爲埋葬漁者咸見因報諸衙門時九義在司
理署聞其事遣人往察之土墓已成虎尚在旁見人且踵至始搖尾緩步
去既還報九義亦爲之嘆異焉

夏四月遣兵部尚書楊鼎和資勅寶入滇封孫可望爲翼王鼎和被殺因更
鼎和受命羣臣遠餞之去三日將至崑崙關夜半忽兵圍所宿處執鼎和
補封可望爲秦王

殘明紀事

十五

張氏通國叢書

並從者共百餘人盡殺之行在君臣間皆股慄上傅府部諸臣同九義會
議仍封可望爲秦王另鑄金册一通賜名朝宗於是即令九義偕朝使寶
之往可望乃大喜遠迎拜受隨遣其僞中書楊惺奉表先還內稱秦王朝
宗遣臣赴闕奏謝且云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
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疏奏內外
傳述於是人心少定

五月左江新寧州妖賊倡亂

新寧山中有妖賊稱新天子出嘯聚土兵數千能以術飛走沙石攻城劫
村先是有野苗無姓氏身長三尺不通漢語嘗於土司山後放牛妖賊
誘之入洞中禮爲王因以妖言煽惑愚民信之遂成烏合及是王遣勳衛
將軍張應葵靖東將軍魏豹戎威將軍姜承德保定將軍宋德堯合兵進

勦師至皆倒戈迎降惟妖賊數百潛遁入駝丁寨後一洞內悉就俘縱火
燒之斃其脅從人民皆釋去于是遂得安堵

秦王孫可望遣其侍郎楊畏知入朝奏事

畏知於崇禎朝爲洱海分守道流寇陷滇抗節不屈後以留黔國公及保
全通省民命除土寇沙定洲三事爲約得許乃降後授爲侍郎至是遣至
行在奏請幸滇王命部議而留畏知於朝特陞學士入辦辦事畏知三疏
力辭不許既入直欲抒忠悃拳拳以尊朝廷爲念未幾與賀九義不合九
義陰譖其背主反噬可望深恨之

秦王孫可望執大學士楊畏知還滇殺之

畏知之隨可望入滇也勸其翌戴永歷語甚切至可望忌之以其爲民望
不仰加害故遣詣廣西及王留畏知入內閣又屢忤九義九義密譖不已

殘明紀事

十六

張氏通國叢書

可望遂大怒諭令九義遣兵械送畏知還滇及見可望叱曰孤遣爾至彼
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若爾如何做得內閣也畏知對曰此蒙主特恩
畏知三疏堅辭苦不見許耳且殿下業已歸正方遣畏知近駕畏知即在
朝亦是爲殿下行尊周盛事若畏知做不得內閣殿下安在獨做得秦王
於是可望愈怒立命牽出牽出可即朝門外殺却畏忠昂首即行時安西
撫南威在坐因謂可望曰我等欲圖大事如此人還宜留之可望隨諭且
免其死及宣諭畏知已被戮矣畏知素有勇畧尤侃侃以忠義自矢卒死
於賊人皆悲之

六月慈寧太妃王氏崩

相地楊美江口遣乾清宮提督魯奇督造陵工以八月葬勅惜薪司太監
楊宗華掌陵工提督

大清廣西固山線國安破梧州慶國公陳邦傳舉兵降

時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俱久退崑崙閣梧州敗報至召對移蹕人心惶惑有議請航海者有議請入黔者有勸請出幸交趾者又有請就國姓延平王者紛紛不決惟龐天壽馬吉翔久與賀九義約力主入滇諸臣皆以爲不便於是九義入朝謂廷臣曰昔秦王請移幸滇黔故令我處從今諸公既相疑貳我豈敢獨擔此重任乎我亦從此往矣至明日盡撤其營而去王遣使奉勅追留卒不返

冬十一月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兵敗王出奔

先是文安侯馬吉翔具疏力請幸黔南陽侯李元胤具疏力請出海王審知可望不可近然舍黔又無可往天壽等陰持之王不得已令羣臣更議匝月不能定及是印選等戰敗奔行在請急遷移王倉猝與諸臣山水路

殘明紀事

十七

張氏題圖畫

戴星前進土司唯勅印選一情斷後
十二月王至瀾滄

王進行以初十日抵瀾滄印選等復馳報大清師從陸追襲已過新寧州去瀾滄止百餘里王遂以十一日五鼓登陸盡棄船隻輻輳諸臣及登陸從行者不數人餘悉四散奔竄骨肉亦不暇復顧王嫂桂恭王妃並相失不知所往王由土司入黔中路是日午後至瀾江界已三十餘里大清線國安來追廝土冲霄君臣相顧失色國安方提輕兵踵至途遇土人勸馬問曰答見永歷乎今且安往答曰頃見瀾江土官迎入土司去矣復問去此當幾程答曰可半日程耳但山峻而途窄恐馬騎不能馳爾國安迎視日色且暮遂傳駐營協鎮馬雄進曰永歷去此不三十里窮追可力擒也國安曰我奉王令取南寧未嘗令入土司也若乘夜進兵管中徑雜一旦

有失咎將安歸雄亦唯唯遂同撤兵還南寧明日土人具報大清師已退君臣始稍安及過瀾江至龍莫值可望所遣天威營高文貴外後營狄三品勦滅土司方去於時土司積屍滿山腥惡不可嚮邇乃亟行至廣南時已臘盡得土官饋紹周者輪餉進貢賴以免饑色後文貴等亦往廣南迎謁王特發璽書及各營勅諭付之即還滇乃移蹕進安隆

大清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王幸安隆所

時西勝營偽總兵張勝屯大營於安隆城外王至迎謁可望諭令移營易安隆爲安龍以所治爲府治所署爲行宮秦王即此駐蹕未幾遣偽駕前督捕張應科爲總理安龍提塘駐鎮事務一切陰制王令不得自展議者私謂可望既迎王來黔何以止令安龍駐蹕其意得毋以安龍爲安籠乎夏四月秦王孫可望赴黔將入覲任僕止之遂不果

殘明紀事

十八

張氏題圖畫

可望自滇下黔道由普安欲詣安龍謁王偽兵部任僕進曰國主欲進安龍二龍豈便相見可望遂止僕博學善太乙壬常語人曰明運終矣意蓋推戴可望在滇因可望所建宮殿畢具啟勸進可望喜深任之故聞言遂止惟諭張應科每年進餽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於府庫倉開報偽知府范應旭署其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又倉官陳姓者故雲南傾銀匠人皆以陳銀匠呼之遇散米後其開銷冊報亦云可望及諸臣見之絕不爲異也

五月秦王孫可望設府佐等官於安龍

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而從臣日惟告艱請俸王不得已爲銷金銀器皿濟之及入手即以呼盧酣飲爲事否則灌園怡情無復有計軍國一事者於是八方聲息俱沮勢成孤立及可望入黔假天子號令生殺予奪一手

握定凡調兵徵餉絕不奏聞至是偽補安龍知府任之聰通判朱用九推官譚江藩俱於五月赴任動庫帑五千兩建各署於城關東北隅王初不知也

六月秦王孫可望遣安西李定國恢復湖廣

定國率兵而前值大清烏金王進兵衡州接戰烏金王大敗定國襲殺之衡陽時敬謹王者聞烏金王死傾兵前援定國逆之祁陽相持一月餘勝負各相當定國乃計令與國侯馮雙禮率精兵退伏永州僻道而身與敬謹王搦戰兵既交定國佯北退走抵寶慶乃還師殊死戰雙禮從永州夾攻殲其軍過半及收兵驗所獲兜鍪始知敬謹王亦死於亂軍乃圖烏金敬謹二王像及鎧冑器仗之形露布奏捷且刊示遍傳楚粵定國威名遂大震中外

殘明紀事

十九

張氏通國叢書

安西李定國進復桂林

時恭順王亦稱定孔有德亦發兵進嚴關定國至關斬將率旗勢如破竹有德敗走定國逐北至桂林大清師倉惶入城堅守定國圍之數重後驅大象倒坐城門門開有德知不能守封其宮門合家焚死僅存一子執訊知爲三桂女夫因留之營安定伯馬寶率兵千餘伏山中聞定國已破桂林遂舉兵降定國即令入黔可望重用之并搜獲陳邦傳及其子于朝咸傳送黔中

七月劉文秀兵敗於保寧尋走雲南

大清吳三桂取叙州其都統白含真取重慶劉文秀援之幾獲含真三桂都統楊坤力戰救免文秀窮迫之三桂乃還兵擊文秀文秀大敗自斷浮橋走可望聞怒奪其軍文秀慚稱疾還雲南

八月秦王孫可望誅慶國公陳邦傳及其子于朝

可望生剝邦傳于朝皮厚其屍至行在揭高牌於後書云逆犯陳邦傳先經肆劫王撞擄掠宮人大罪滔天不思立功自贖輒行背主叛降今拿解軍前立即剝皮傳示以警大逆云云初不具疏奏聞惟令鄉夫送村傳送至安龍遂擲其屍而去

山東道御史李如月疏糾秦王孫可望乞定陳邦傳罪案疏留中革職廷杖如月東莞人性磊落負膽氣因可望殺邦傳父子上疏糾其不請廷旨擅以非刑殺動爵僭安無君罪同操莽請按王章以除國患又乞定邦傳罪案加之惡諡以懲大逆疏奏留中帝召如月詰責之以其越典妄言革職廷杖提塘張應科聞詣垣中閱抄科臣以留中告應科即至如月署索奏稿如月笑曰自當有揭帖發來須稿何爲明日遂遣人投揭直署其封曰

殘明紀事

二十

張氏通國叢書

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督提塘當官開拆應科得之大怒馳報可望

九月秦王孫可望殺御史李如月

可望得應科報即遣諭應科令殺如月剝皮警衆應科遣卒執如月方詣闕奏聞值如月已被執至朝門外隨有負石灰草置如月前者如月問曰安用此答曰卽是擅公皮所用之具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義已而應科出朝立右門角捧秦王令喝如月跪如月大叱曰我朝廷命官豈聽賊令乎乃步至中門向闕哭拜呼太祖高皇帝曰我皇朝從此無諫臣矣於是大罵可望不絕應科令人裂其衣加刃於脊下剖及尾圓如月大聲曰渾身清涼死得快活又大罵可望奸賊不止及斷手足轉刺前胸尙微聲極罵至絕脰方止聞者莫不痛心隨實以灰線縫之更

入草束掖之如生人昇至北門城懸通衢閣上遇夜輒寃號不已後可望
遣人責令過此屍忽墮壓馬百人馬皆驚狂奔而仆

十一月張應科私通宮人郭良璞事覺命杖殺良璞賜巴東王同妃死

王初監國有詔不選宮人其侍直者皆原藩府舊宮人也後播遷在途每
與外庭相隨遂無顧忌因令每一宮人以內監一員爲伴遇登水陸程即
各以其伴行遂同飲食寢處如夫婦及至安龍行宮隘甚於是內監宮人
皆居於外內監夏國祥所作常在郭良璞者常在女官姓名年十九貌美而聰能
爲詩歌作鋪王書亦嫺馳馬試劍時居城西門提塘張應科嘗因朝罷經
此見良璞於樓頭方據案作書問其僕曰此何衙門乃有此殊麗其僕以
告時國祥已死而良璞素與巴東王妃善結爲姊妹嘗過其第適應科居
與巴東王第密邇因殷勤通餽問久之約爲兄弟王妃亦出見以嫂呼之

發明紀事

二十一 張氏通國罪書

既而以良璞爲請妃許之誘良璞與應科通情好日密下直即數至巴東
第夜則轉入應科所無復忌憚有告司禮龐天壽者以聞王令執良璞入
宮嚴鞫之具得實杖之至一百五十斃內監李定國以知情同杖死賜巴
東王同妃皆自縊應科聞大怒知爲天壽奏聞引卒數十人佩弓刀欲入
城會葬城已闔乃仰城下趣呼開門門者以禁城昏夜不敢擅開辭應科
憤誓不已明日直入司禮署謂天壽曰夏宮人得何罪而遽致之死天壽
曰此主家事與若何預而窮詰之應科語塞罵按所佩刀欲殺天壽者
三以從者有備不敢發俄而文安侯馬吉翔至力解之乃去時行在勅諭
下演黔者必由應科驗看方發良璞既死特以聖書告可望密遣戎標叅
將張隆衣賈人衣賚往至盤江橋驗無駐鎮牒不得渡已而有驃騎營兵
之從曲靖下黔者隆托故舊得雜伍中抵黔發聖書應科先已馳報可望

謂隆曰朝廷爲一宮人何至壞如許人命孤當有處分耳次日遣傳宣王
愛秀同隆至行在即令愛秀掌提塘事而杖應科於朝門外革職押還及
應科至黔可望任用如故

大清順治十年癸巳安西李定國恢復柳州慶遠諸處秦王孫可望徵還其兵
不赴遂敗可望之師於柳州

安西李定國既定桂林會兵取廣東與國侯馮雙禮以破桂林時所獲金
帛率歸定國意不平遂引所部還黔謂之可望可望亦因定國屢立大功
恐威重難制頗擬奪其兵及入雙禮諷印連發三矢調定國還密令雙禮
往統其軍而遣僞都督關有才等率兵躡其後令相機擒殺定國會安西
中書翼銘奉定國使在黔偵知之遺念足由間道告變時定國率師過左
江克復柳州慶遠南寧太平諸處鋒莫可望可望所遣使一日三至定國

發明紀事

二十二 張氏通國罪書

不疑將回兵及得翼銘報大驚乃陽諭各軍刻期還軍令所遣使先回而
集兵以待雙禮等已雙禮等果至定國伏兵柳州江口蘆荻中縱其近過
遷江來賓等縣乃出精騎逆戰雙禮等知泄事急退兵伏兵起前後擊殺
雙禮兵咸投於水定國傳令勿殺雙禮有才使其還報於是復與可望
通日以誅逆爲事移師東下行在君臣聞之皆額手相慶遂謀通好定國
八月遣使通安西李定國

諸臣謀通定國而懼馬吉翔龐天壽收其謀會將遣使祭告南甯陵遂勅
吉翔代詣於是始撰勅並鐫屏翰親臣金章一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
從間道賁赴柳州十月始達定國悉令軍民郊迎受詔痛哭涕沱一軍奮
勵因係密勅不仰奏謝慷慨以恢復東粵還迎永曆爲任青陽等亦不敢
還行在由連州泛海去

大清順治十一年甲春二月秦王孫可望殺朝臣大學士吳毓貞等十八臣於安龍

當定國之受詔也可望偽總兵朱養恩者在南甯遣人偵知其事馳告之可望大怒遣偽指揮鄒國至行在問之朝廷迄於文武諸臣皆伴言不知鄒國言有金章密旨并使臣姓名詎可諱諸臣曰昨遣文安侯馬吉翔詣南甯謁陵意者先年祝師皆有空勅未繳或印就彼填發未可知耳鄒國印下南甯以鑄鑄繫吉翔頸回朝而實於是職方郎中張鐸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吏科給事徐吉等相謂曰此事皆我等所為本圖藉安西兵力足以制逆賊而延國祚不幸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廷死當為厲鬼殺賊奈何惜微軀以貽主上憂乎乃抗言同為此謀者閣臣吳毓貞南直印綬太監張福祿北直御前管事隨堂太監全為國南州大理寺丞楊鍾

飛明紀事

二十三

張氏通國叢書

吏科給事徐吉江右檢討蔣乾昌福建李元開長沙御史周允吉江西南直朱議廉江武安侯鄭允元徽州太僕少卿趙廣禹徽州郎中張鐸南直蔡演九江朱東旦四川中書易士佳江西任斗墟浙江太常博士胡士瑞江一等一十八人也鄒國悉械繫之及兵科劉鏡新於南甯見馬吉翔為鄒國所執即入朝欲為吉翔辨及至安龍即同毓貞疏糾吉翔并郎中裴廷謨乾清宮提督李寬然皆素為權黨所忌嗾令執付禁守復挾王令發錦衣衛掌刑康永寧會勘諸臣皆備極五刑國問誰為勅稿者鐸曰我為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復問何由得聖張福祿曰我乃尙寶寶自我監國曰此事必有主使意指王也復用酷刑鍛鍊鐸曰誠有主使者國問為誰鐸曰逆賊孫可望也國怒詈鐸亦誓之十八臣同聲不屈國復問李寬然裴廷謨為毓貞婦翁豈得云不與謀隨復夾訊至五次終以

不知對又問議新既久離行在何復黨同毓貞妄劾無辜責一百棍皆囚以待命具報可望可望令磔張福祿張福祿全為國餘皆斬而釋議新廷謨及寬然帝諭鄒國毓貞係輔臣宜減絞鐸等從容入慰帝就刑顏色不少變俱口占絕命詩詞已復相向謂曰吾等死後勿散去須協力擒奸獻之闕下始向闕叩首就死後建十八先生祠以祀今存

附輿輿貞絕命詩九世承恩未盡酬憂時惆悵乏良謀魂迷故國長哀嘆夢憶高堂悔報劉百歲現出向無遺忠孝州窮蹙百折匡扶有志難回轉翠軒未破朱流頰徒錫丹心報國仇李開元時憂憤呼天灑酒危六年幸苦戀王榮生前痛為忠奸辨身後李知在立碑報國痴心終不死還家存夢寐無心肯許世人知奸臣悞國非常憤德志士成仁自古忠孝地從來今已矣開關千里乾坤一片孤魂標御風去化作山河壯帝畿胡十七年詩撫幾千年恨捫心一片丹魂標御風去化作山河壯帝畿胡十七年白竹寒夜香如可叩拜事死猶生之句餘皆謄不傳忠貞日吞河嶽傲竹凌霜死猶生之句餘皆謄不傳

飛明紀事

二十四

張氏通國叢書

可望自黔入滇亟謀僭號至期宛小不可御自貢至未雷電大作驟雨傾盆可望不憚而止遂還貴州時萬紳無耻者屢表勸進及敗滇人以詩譏之末云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秦王孫可望令以安西李定國并諸臣各口分配各營將卒偽固原侯王尙禮止之

鄭國既戮十八臣還報可望猶深恨定國乃令雲南城守偽固原侯王尙禮締定國眷屬并文武兵士婦女配營卒之無室者尙禮猶豫時撫南劉文秀為吳三桂敗于漢中奔還滇民皇皇尙禮遂以虛生內變為辭三啟止之可望乃汰定國大營糧餉尙禮密以金幣致定國夫人賴以無匱乏八月秦王孫可望開科於黔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為棘闈取中陳士基等五十四人

大清順治十二年^{乙未}安西李定國兵敗於新會退兵走南寧

定國以癸巳冬入廣所至聞風倒戈時潯梧肇慶高雷等皆大清師屯守
悉通欵來附約恢復廣城日會兵及定國至新會怒其降少後欲屠其城
新會人乃復堅守密通大清師平南王夜襲定國營定國無備大敗散走
自相追殺定國僅以殘兵千餘退奔南寧後天威營高文貴扈衛新統武
等率潰回之師來會合之僅六千人南寧駐鎮朱養恩初不知定國之敗
以為來攻也驚竄還黔聞於可望可望大驚遂恐定國直抵安龍亟令關
有才總統劉鎮國劉啟明等十三營之師凡四萬人進拒之令有才燒絕
安龍以^未西所蓄軍資以阻定國之來

八月關有才棄軍於田州

有才既悉燒經過漢土屯積偵知定國無入黔意乃於田州結營然清野

發明紀事

二十五

張氏通國叢書

之後無從得食因縱兵劫掠由近及遠漸至二三百里外所存空營令數
官守之田州至南寧計程十站定國遣謀者偵得其實兼程以三日夜掩
至田州入有才營有才意為劫糧之卒還營也設視之及見旗甲有異遂
大驚倉皇同劉鎮國等乘空馬馳去定國不令窮追惟整兵按隊而前令
前騎傳呼曰西府駕來有才營卒之守哨把隘者罔知所自皆跪迎於道
定國傳諭曰若等無恐吾於秦王兄弟也以細人之言相間今已無他若
等歸營吾將勞汝於是兩兵相遇歡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國發銀二萬
兩犒之且令休息諸軍皆呼千歲

十月秦王孫可望遣白文選率兵至安龍

可望恐有才等有失遣白文選率所部為援文選至安龍謁王後即聞有
才等棄營而逃乃馳報可望身待命於安龍

十二月秦王遣偽百戶葉應禎至行在迫王入黔

可望令駐鎮周自貞徵民夫為移蹕計而命葉應禎董其行應禎入朝即
向自貞索夫自貞徵至旋逃其後并無至者時已歲暮白文選伴謂應禎
曰周駐鎮殊不諳事主在途須刻期前進今乃用此猘獠夫若在道逸去
更安所徵此公責也宜亟謀之應禎懼乃令自貞前往普平新城間募漢
民夫遷延遂度殘臘矣

大清順治十三年^{丙申}安西李定國遣傳宣將楊祥以密本慰安正月達王
所

祥竄密奏至坂屯河去安龍僅五十里將渡江為劉鎮國所獲鎮國自田
州敗還即留坂屯河守江道也遂送祥至文選營文選解縛與語曰若西
府使也為官乎為兵乎祥曰我傳宣將楊祥也奉主令督催道府以下

發明紀事

二十六

張氏通國叢書

預備糗糧芻蕘以待藩主之下貴州耳即於所衣甲縫中出大牌一具如
祥言文選復問然則若主當以何時至祥曰尚須一月餘文選令具餐歛
祥既而脫走入司禮廳大壽署復解所衣於甲後心出密奏授天壽天壽
以聞王親開視大略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即至行畿先遣奏願陛下
勿輕信奸逆輒行移蹕王心喜令召楊祥祥已變服由山徑還報定國矣
行在諸臣俱聞定國使至然所進密奏絕無知者王亦秘而不宣也
正月十六日葉應禎迫王赴黔文選說緩之不果行

應禎聞定國使至而不得見周自貞募夫復不即還憤甚遂令一軍皆甲
露刃直入宮門迫王同三宮乘馬赴黔兇暴之狀幾欲灑血宮寢於是宮
中哭聲如沸俄文選至見應禎徐以手招之曰兄弟且來今日國主慮安
西順清所以遣爾迎扈本是好懷事須緩緩議似此逼迫以朝廷玉葉金枝

登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各安歸乎我今常親爲往探如安西而果
通大清我等即奉變輿而東如止安西回兵入滇仍是一家何須促迫也
應頑俛思良久因諭其下歸營再議文選率馬騎百餘出郭數日不返
安西李定國入朝謁王遂議移蹕幸滇

時周自貞募夫得三百人於二十一日始至安龍方促裝戒行夜將半忽
文選同劉鎮國率騎數百至城下大呼城守者謂曰若等趣報城內慎勿
輕令萬乘敢行安西統全部之師立時至矣語訖即策馬馳去城中聞者
無不慶更生皆相率登城西望比將曉於大霧中一騎馳至大呼開門我
西府長隨夏太監也於是即令入朝而奏曰定國已先遣臣奏聞以慰
聖念蓋兵經凍酒箐爲秦兵伐大樹塞路故行少遲耳俄聞遠城馬嘶砲
聲震山谷定國屯兵城外入謁王相持慟哭王曰久知卿忠義真相見恨

殘明紀事

二十七

張氏通國叢書

晚定國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廣後恭迎聖駕既不克稱臣之
願更貽陛下憂危臣萬死無以謝遲至之罪王慰勞至再定國退朝問文
選向所遣傳宣夏太監等飛騎追之及於普平市中邀還安龍卽夕同定
國入朝密計幸滇

二十六日王移蹕

王自安龍移蹕進次普安定國遣師堵盤江以禦可望

二月王次曲靖

定國發前導後備馬軍各三千爲嚴備而親同白文選居中扈行自新城
及普安行竟日先置行宮於曲靖比至奏請王入居之身率精兵先赴雲
南時撫南劉文秀標下營鎮及扈衛陳建高隆張明志等有兵數千又可
望扈衛僞固原侯王尙禮及各標營之留守者亦數千人楚雄則駐僞將

軍王自奇兵凡五千武定則駐僞將軍賀九義兵亦如之合計共馬軍二
萬及聞定國至安龍方遣謀往偵俄聞王已至曲靖撫南劉文秀及王尙
禮等相聚而謀或願出師前逆定國或議調集自奇九義等營直搗曲靖
或議堅守省會不令定國入城築室道謀莫有主者忽報定國已抵楊林
遂介皇無措議令黔國公沐天波出境遠迎文秀尙禮等亦出次城東歸
化寺迨之定國至聯轡入城兵民安堵市不易肆及後始知定國所有止
馬步卒六千然事已大定勢不能制定國遂與文秀天波及各鎮營等合
兵得三萬餘軍威大振惟王尙禮有異心而所部止千人俛首聽命而已
三月李定國遣兵迎王入滇

殘明紀事

二十八

張氏通國叢書

六月王召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定議封賞扈迎諸臣爲公伯等爵有差
遂封可望僞將軍白文選爲鞏國公固原侯王尙禮爲保國公僞將軍王
自奇爲夔國公僞將軍賀九義爲廣國公可望扈衛張虎爲淳化伯水軍
都督李本高爲崇信伯餘各犒賞有差

王遣使以璽書招孫可望不從

王欲可望與定國和衷乃遣白文選張虎資璽書往諭各賜金篋一枝宴
文選等於廷而諭之曰卿其善道朕意俾兩藩務敦舊好事爲祖宗社
稷起見卿之功唯竹帛矣文選等頓首謝及見可望具言定國兵敗之後
孤立無援且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則大度置之若欲擒之假臣精兵二
萬當立致定國於麾下耳可望以爲詐欲殺文選衆力救乃杖而囚之令
張虎還報曰必令定國親自來謝乃可王遣王自奇同張虎再往自奇至

亦謂定國孤軍易擒可望以其言與文選合遂釋文選密與自奇約爲內應自奇還演奏可望必不能和堅辭赴楚雄

七月光祿少卿高勛御史鄧昌期疏劾李定國劉文秀詔予杖勛死之

勛等上疏言馬吉翔龐天壽以讒邪擅權定國文秀乃與交密恐奸弊叢滋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定國文秀聞而皆不入朝王以爲妄言詔削官廷杖之定國中書金維新謂定國曰奉旨廷杖高鄧二臣罪固當矣恐藩主則不宜留殺諫臣之名定國悟趨救之至則勛已斃杖下昌期得復原官封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爲王

帝遣華亭侯王維恭賈開寶封定國爲晉王文秀爲蜀王兩藩文武俱以次陞賞定國感激與黔國公沐天波同矢心夾輔

八月王移居秦王孫可望宮

殘明紀事

二十九

張氏通國畫

晉王李定國請送可望宮人等往黔遣僞總兵王麟護行定國親餞之郊外於是請王入御可望宮以是月十一日莅朝晉王蜀王左右侍文武諸臣濟跽在列時復見二龍於菜海子軍士踴躍抃呼朝賀罷咸喜而相謂曰今日乃見皇帝自有真耳是日王親爲定國文秀割襟訂二姓之盟

十月初三昇歸演王封爲威寧伯

初定國舊標有龍驤天威二營爲左右翼初三昇領龍驤最驍悍及定國出廣後三昇在川奉秦王可望令調鎮遠義定國還演遣使徵其兵適可望遣調之使亦至三昇集其衆謂曰國主與西府皆舊主也今西府尊奉永曆帝我等做官做事方有實効我當違西府之調爲正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曰惟將軍令遂却可望使急之三昇怒將殺之使乃逃可望於是發數營襲三昇三昇且戰且走得率兵入演盡失其輜重入謁王王

隨封爲威寧伯以獎其忠正

大清順治十四年丁正月孫可望奏請舊標營歸黔許之

可望遣僞官程萬里奏請舊標兵并大營之在演者還貴州帝令給夫起送

二月起雷躍龍入閣辦事以金維新爲吏部尙書龔銘爲兵部侍郎

躍龍於崇禎朝爲宗伯後爲可望任用值假在演特起用入閣

龐天壽死

天壽以可望黨自疑見定國不協於可望懼禍及憂病而死遂勅兼筆李國秦掌司禮監事

三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

吉翔黨於可望自知不爲朝議所容因金維新龔銘方爲定國信任遂詔

殘明紀事

三十

張氏通國畫

事之維新銘言於定國定國奏請仍以吉翔入閣辦事從之

謫僞戶部龔銘爲印局大使

龔以進士爲崇禎朝侍郎可望用爲戶部尙書帝入演仍令掌部事龔辭

曰臣受秦王十年知遇之恩未報不敢受定國文秀勅之謂龔止知受可望十年之恩獨不思祖宗父子受朝廷三百載之恩而反不知報効乎有

詔議處龔赴闕免冠謝罪姑謫之數月仍還原官

晉王李定國追論僞兵部任僞罪惡詔戮其屍

可望在演時官任僞兵部尙書僞歷具表文勸進王居安龍又止可望入觀時已病卒定國上疏追論之詔戮屍籍其家子孫皆遠戍

四月魯王遣使至行在

魯王遣使以遺總兵何達武賚表詣演請王會兵出吳楚

王自奇叛

自奇反於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歸向上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

時貢院已改爲定北府遂權以演武場爲棘闈取中王肇興等五十四人孫可望舉兵入犯

可望自定國入滇後久欲稱兵畏定國強不敢發至是程萬里使滇還具言滇城兵寡人心不定遂決計入犯聚兵十萬令興國侯馮雙禮爲總統雙禮力辭遂命留守而以白文選代可望恃兵衆謂以十人之力擒一人詎不甚裕乃預製扭鏡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雙禮屢諫不聽既出師城外雙禮又諫曰今師出而果勝已難辭犯關之名若有一挫失則黔土非復國主有矣悔將奚及痛哭而還

張明紀事

三十一

張氏通國叢書

及在途大雨一月兵卒處泥濘中不堪其苦營馬十斃五六以月杪抵交水定國先遣崇信伯李本高廣昌伯高文貴屯兵曲靖禦之及可望兵至定國入奏議以黔國公沐天波保國公王尙禮平陽伯新統武分兵留守定國文秀親督各鎮兵出逆王御五鳳樓賜餞親爲定國文秀簪花大犒征卒是日忽值晴霽人皆鼓氣天波統武亦嚴爲城守備召尙禮入朝收其從者兵伏留於朝房出入閉之惟謹尙禮雖蓄異志不能展也

九月朔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大破可望之師露布奏捷

定國等兵抵曲靖屯於三岔與可望接戰不利退守曲靖可望索戰不出守十八日鄂國公馬進忠密遣使告定國曰秦兵以曲靖堅守選精騎三萬遣張勝馬寶由尋甸別徑徑取雲南矣若其回軍夾擊公且不爲釜魚乎定國大驚即以五鼓發兵諭令至僞營方施炮遂由進忠營入可望營

後內外夾攻可望大敗退走白水所隨僅二三百人可望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統安在左右曰吾兵未敗白馬二營已合晉師矣可望於是大哭曰馮雙禮屢諫與師孤重違其言以至於此白文選懷二心以給孤復委以重任昨晉遣訪仙臺山前知老僧曰軍中不用白馬自可全勝用令一軍中勿乘白色之馬豈謂墮此二賊術中乎言已復大哭植大雨行泥淖中狼狽甚切齒定國復謂其下曰向者有石碑見其文云去是觀音面來是老僧頭今爲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讐耳於是左右亦失聲哭植李本高率數十騎追及引槊直刺可望過馬首可望大叱曰本高非孤舊臣耶不知報恩而來殺主乎本高曰既爲王臣豈不知君臣大義本高非殺主乃殺背主者耳言未已流矢中本高項遂墮馬死定國收撫可望潰兵發露布告捷

張明紀事

三十二

張氏通國叢書

晉王李定國班師

定國欲親追可望下定黔中念張勝方入寇王自奇又窺伺於西二賊素驍悍非文秀所敵遂議令文秀追北定國卽夕班師還滇張勝入犯薄城敗走俘磔之馬寶降

張勝馬寶等潛師至滇入郭將入城沐天波新統武先得捷聞至是軍馬驟至以爲定國還軍也不爲意及臨城始知爲賊兵遞閉門已突入二騎執訊云是張勝等統師而來及勝至不得入遂大呼王尙禮至數十聲無應者勝心疑退走時已就隕還經金馬坊有紅帛大書數行擒居民問之告曰是晉王破秦師露布也勝令誦其文乃知可望以十九日敗矣椎胸嘆曰大事去矣遂欲屠郭外馬寶阻之猶縱火焚房舍兵民婦女皆被擄辱去至橫水塘適與定國大軍遇馬寶迎降勝與定國戰互傷千餘人俄

有馬卒入晉營將刺定國左右覺驚呼卒爲發矢中定國兜鍪羣殲之斃定國怒奮擊勝勝大敗奔亦佐縣山谷中餒甚求食爲邏卒所獲磔於市王尙禮懼仰藥死帝勅部議加贈卹予祭葬葬東門外大清師至滇掘之開棺暴屍三日

晉王李定國還朝

定國還朝大臣郊迎王爲設朝受賀已而蜀王劉文秀亦於水西獲張虎獻俘關下命長繫之

蜀王劉文秀追孫可望縱之可望降於大清

可望自交水敗走所隨僅二三百騎晝夜不敢少駐至普安人馬困餒不得食文秀追兵復至可望急馳夜半入貴州城向馮雙禮大哭方議所擣忽城外發大炮三蓋雙禮密令本營燃炮以速可望之行不忍其就俘也

殘明紀事

三十三

張氏通國書

可望卽夕携家口輻重走鎮遠於途徵駐守各營自衛一無應者惟楊惺先康國臣鄭國張應科葉應等數人從之至湖南遂遣惺先納欵大清當文秀之追至貴州也兵行稍緩欲縱可望及聞可望去遠始入城與雙禮議以黔中一切軍務委雙禮卽班師至十二月始遵行在

冬十月晉王李定國上疏請出師定永昌王自奇自刎獲關有才等誅之

定國師至永昌念自奇老於行陣且年力尙壯不宜急戰遂遣使招之自奇不應令關有才出拒定國陣擒之自奇敗奔騰越勢窮自刎死張明志請降定國令收集潰兵自贖迤西悉平師還詔磔關有才張虎於市軍民咸大悅

大清順治十五年戊辰春正月發孫可望僞宮密金詔給軍餉

劉文秀追可望時獲其馬騎一人爲可望親軍告以可望密金處文秀奏

聞諭令晉對二王同發之凡得銀二十九萬兩金翠一重三百觔定國等奏請充內府之用帝諭分給二王軍餉

大封剿逆各勳鎮白文選等爲王侯道官賞頒勅印

於是封蒙國公白文選爲蒙昌王鄂國公馬進忠爲漢陽王

進忠爲李自成陣將所請

伯馬推興爲叙國公平陽伯靳統武爲平陽侯咸寧伯祁三昇爲咸寧侯

廣昌伯高文貴爲廣昌侯其餘諸鎮將俱陞賞有差

二月賜故滇黔總制范鏞贈卹

初鏞總制滇黔駐貴州孫可望入滇遣李定國與之盟共扶明室鏞開陳

大義且曰假可望渝盟奈何定國曰扶明我則奉之渝盟我則殺之及定

國人粵西可望無人臣禮鏞憂憤死及是王念之特予贈卹

殘明紀事

三十四

張氏通國書

賜故輔臣嚴起恒楊長知及張載述劉燾吳霖等五臣贈卹賜吳毓貞等十八臣贈卹

孫可望殺毓貞等於安龍北關之馬場至是各賜贈卹詔立碣以表其地

銘曰十八先生成仁之處

夏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自黔還朝以縱可望故默不自安既而定國誅滅王自奇等人皆斃

稱其功更嘗議文秀爲懷二心文秀聞益憤懣發於肺漸不起王親臨

問且責醫調治及是病篤遣表有清兵日逼國勢日危臣請入蜀以就十

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之語未幾薨王詔以親王禮贈卹之

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謙謹入滇之初嘗屠武定一城自後不妄殺一人保

寧敗歸從谷委蛇而已

平陽侯新統武陰殺奸人賈自明晉王李定國命秘之

西安人賈自明者自言知象緯及奇門遁甲並製木牛流馬火攻之具又能驅走砂石往來秦隴諸山中無所遇忽云旺氣在南遂變服入黔遇蜀王劉文秀客之至滇未有所試會文秀已病因時時為定國言之既見大喜以為異人也具以上問命之為雷擊將軍令先治火藥試之良效乃製遮牌擋木遇晚設之周匝連環如木城可戰可守遂檄遠近輸林具百姓苦於夫徭道路怨咨或言自明為大清所使或言可望故人將陰賊定國傳者籍籍新統武遣人陰殺之其後乃知果為洪承疇所遣為殺兵計也定國聞命秘其事勿令人知

孫可望降於大清封義王督大清師取滇黔

大清師漸近行在震驚定國恐可望親熟識險隘又患各汛駐兵多可望

殘明紀事

三十五

張氏通國叢書

舊人悉行更調於是人心離異值黔撫冷孟鉞遣報大清師抵貴州請亟議堵禦上下益皆惶惶主兵者亦絕無長策矣夏五月大清師入黔巡撫冷孟鉞被執不屈死之

大清督師洪承疇下黔執孟鉞以客禮優遇勸令歸誠且許仍以黔撫用孟鉞曰寧為明鬼留芳不作清臣遺吳也乃械送覺羅貝勒王軍更諭以禍福孟鉞不答亦不屈膝強之至再不從及就刑挺立不跪遂眾刃之其屍糜爛王聞痛之遣禮部尚書程源文安侯馬吉翔諭祭贈兵部尚書廕其子冷之旭世襲錦衣僉事

六月晉王李定國表請出師

定國上表請移鎮安順以退黔師令鞏昌王白文選移鎮七星關以禦川蜀傳檄迤西地夫運糧安順迤東氏夫運糧烏撒日用萬人值天雨泥深

數尺計程嚴督稍後鞭笞至死填溝壑者無算冤號之聲徹於遠近至有怨大清師為騎板鏡之語蓋謂其來之緩也

秋八月晉王李定國率勳鎮出師

定國將行王御五鳳樓宴餞未及筵掛忽大雨傾盆軍士散走觀者亦為氣沮及師行在途連雨艱行日行不及二三十里人心失緒進次關索嶺定國瀝酒神祠誓曰定國奉命興師有不竭力効忠以佐成中興者神殛其首因願謂各鎮曰諸君素矢報國定有同心諸將欣然次第設擔遂為歃血之飲定國大喜還營

冬十月晉王李定國禦大清師於安龍兵潰奔還

慶陽王馮雙禮屢請兵欲定國速襲黔會定國得洪承疇書畧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吳三桂兵至即當共聽麾示不煩王師之遠出也

殘明紀事

三十六

張氏通國叢書

定國信之遂按兵不前時大清師初入貴州遠來疲乏既逾月兵氣大振隨賄通水西泗城約川中之兵三路並進報至定國乃悔贖承疇術中方飛檄整兵親率三軍過安龍與大清師對壘數戰未決勝負適有傳大清師前導為可望寇衛康國臣者始交相疑畏蓋軍中多可望舊將慮生內變也於是接戰輒敗復燃巨燄迴風反擊本軍一軍擾亂定國不敢再戰率騎卒奔還諸勳鎮亦一時散走不可復止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還行在

定國以初六日偽為營鎮入滇城密奏請急移蹕有勅令黔國公宣諭緬甸發官旗隨在開路迎扈諸臣咸束裝惟行人任國璽疏請留滇曰君為社稷死臣為君父亡宜也何可遠辱乘輿仍投不測王令廷議眾以君臣死國固理之正但前途不乏生路捲土重來再圖恢復亦未為失策於是

國璽之疏留中方有策從交岡渡海及往迤西出走外國又議從建昌幸蜀者紛然不一至十三日定國諭令滇民遠避云本藩駐滇日夕與爾民相親愛如家人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與衆庶偕行所恐清師一至殺掠塗毒有不忍言者宜乘鑿格未行各先遠徙以避兇鋒其或觀望遷延恐貽喉膺之悔於是城中哭聲如鼎沸時秋糧已徵定國諭大小營鎮不得焚燬恐清師索食不得重累我百姓也或曰王諭定國令傳之各營云

十五日王出奔迤西

大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時議所向猶未定有陳建者舉劉文秀遺表中語請入蜀而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阻之黔國公沐天波言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保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爲蒙段遂可其

發明紀事

三十七

張氏通國叢書

議是日王發雲南從之者數十萬人既至碧雞關兵民呼哭聲振山谷王令止策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官闕泣曰朕行不遠軍民之慘已如此以朕躬一人而苦萬姓何若還宮死社稷免此生靈塗炭乎諭已大哭天波奏慰問定國馳至請王安策以安衆心王不得已復前進從者既衆日行不過三十里兵皆乏食過楚雄展轉至大理屈從諸臣於途相失已過半矣時艾能奇子承業與狄三品謀劫王事泄定國嚴備身自斷後承業不敢追

大清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至永昌

先是定國欲堅守大理兩關以決死戰白文選不從請王幸永昌文選殿後大清師已抵滇城兵不血刃迤東悉定遂分兵三路趨布太同多羅貝勒自省會吳三桂自羅次合兵鎮南州追殺總兵王國勳於普湖驛三桂

之兵至大理玉龍關白文選還戰不利大清師獲其象馬傘印王至永昌定國先行預備行殿駐蹕月餘整兵備糧始進騰越及聞文選敗走急請渡潞江據磨盤山距險設伏以待大清師

司空王應龍及其子追扈至永昌不及同死之

應龍聞王奔迤西旬旬追扈及至永昌而王又前矣應龍孤身自度不能於亂軍中間關以從乃謂其子曰我以草茅微賤荷天子知遇洪恩授官至司空前既不能匡扶社稷今復不能忠難從君尙可覲顏視息人世乎計維一死報國耳因自縊其子泣曰臣父殉君難子承父志宜也亦同縊死

二月晉王李定國兵潰磨盤山王奔緬甸

磨盤山即古羅岷山也有石門一道長亘五里許曲而險隘定國令設三

發明紀事

三十八

張氏通國叢書

伏以待初伏爲竄名望中伏爲高文貴三伏爲王國璽埋地雷谷中約曰敵盡入初伏乃發然地雷二三伏乃發首尾擊之敵盡矣大清師至山下定國中書盧桂生密泄其謀於三桂而前鋒已入三桂急令搜伏名望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大清師前鋒失利固山額真沙里布及貝勒王等皆陷沒三桂布太力戰流矢中名望左目名望自刎死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遽走將士皆散既而問主安在有對者曰將至茶山定國俛思良久曰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乎遂率兵走孟良白文選亦走猛緬至次月二十四日王始知磨盤山之敗惶懼以行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曉猶在故處輻重宮人悉劫於亂兵屈衛統武旗鼓孫崇雅掠王槓奔大清營文武諸臣自相擊殺王乃以二十八日出鐵壁關即緬甸界也緬甸遣使來迎具言天兵壓境諸蠻驚畏從臣幸釋

佩兵乃可入國馬吉翔矯詔從之羣臣力爭不得是日抵芒漢緬人復遣其頭目來云緬土小邦世爲天朝貢臣今天皇帝玉趾式臨自宜謁請入城若處從諸王及勳鎮將軍實司戎索恢復堵禦是其職也入我小邦不惟無益且損上將威名奈何時君臣南北阻絕一江聲聞俱泯黔國公沐天波與妃兄華亭侯王維恭謀奉世子由茶山轉奔鶴慶謂可在外圖存亦可遙爲聲援請之妃妃不許王曰興廢由天非人力所能爲也相與哭別緬人乃迎王同三宮世子諸臣等入關各營鎮皆鼠去男女在途相失不可勝計

二月王入緬城

緬酋遠迎朝見執禮殊謹未幾會弟弒其兄篡立國中大亂沐天波與馬吉翔謀謂有可乘之機具密疏請遣閣標副將張隆潛出關諭關外營鎮

殘明紀事

三十九

張氏通國叢書

爲外交內應計隆既行爲緬兵獲遂其酋殺之秘不令人聞於是謀盡殺諸臣之計益急矣

大清順治十七年庚子王居緬城

大清順治十八年辛丑緬酋盡殺從臣黔國公沐天波等

緬酋設酒於海中對山之望海樓詭辭以召行在諸臣爲觀海之飲及揚觶伏兵起促諸臣盡殺之黔國公沐天波覺有變袖亂石擊殺數緬人被執縛大樹下擗射以斃所存惟王及三宮世子矣其未得處從之閣臣雷躍龍吏部尙書張佐宸戶部尙書龔彝兵部尙書孫順刑部尙書尹三聘左都御史錢邦芑等或投疾投大清或披緇苟活至王親武靖侯王國壁且盜太妃金寶以報大清國公祁三昇馬寶等亦率全軍歸附至十二月吳三桂大軍臨緬緬人執王及世子以獻王復還滇壬寅四月二十五日

三桂以帛進王王薨王世子王姪俱殉焉時晴驟忽震雷暴雨二龍冲天復大晴明

殘明紀事

四十

張氏通國叢書

殘明紀事終

崇禎甲申烈皇殉社稷我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夏天命攸歸大統已定福王係優童冒認不必置議唐

王永明王雖勝國之裔然螳臂當車徒致戕身之禍曷若納土

聖朝永作白馬之客與國咸休之爲美耶此書係明代遺臣所著故於永

明王稱帝而以永曆編年於理則乖於義則背第所載不過永明王之

始末並無悖逆故改正而存之是本印呈

聖天子 御覽亦洞鑒其爲下不倍之忱也已王漁洋識

殘明紀事 王啟

張氏適園叢書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安龍逸史序

嗚呼國運至變遷之際如漢之建安唐之天復宋之景炎讀史君子未嘗不爲之歎歎慨惜三致意焉前明歷代相承世無失德迨熹宗之季凶奄內擅流賊外訌明之宗祀不絕如纜崇禎先帝宵旰憂勞良以求治太急責效太速弗辨忠奸以察爲明一時臣工救過不暇遂致上下相遁以文法弭盜而盜愈張文恬武嬉將驕卒惰而且水旱相仍饑饉頻告天災人異天之亡明豈待再計哉卒之兵纏於垣禍及生靈郡邑其墟神州榛莽宏光有可爲之時而首壞於馬士英阮大鍼隆武有可爲之姿而再壞於鄭芝龍分符之勳鎮盡屬叛臣列土

龍序

之公侯俱爲逆黨事緩則競寵以邀榮事急則賣降而鼠竄雖曰奉主大半營私明之天下洵無一片乾淨土也福京既陷制閩諸臣援立永祿帝於搶攘之秋區區嶺表欲作南陽不甚難哉嗚呼天之亡明以開我大清億萬年之不基云爾大厦之傾豈一木所能支乎況夫君非句踐無焦思苦心之志臣非種蠡無報讐雪恥之才而一二閩黨嬖佞又從而擾亂之武夫悍卒大肆其鴟張侍從左右仍恣其比黨其事亦何足述第以地不大於曹滕民不眾於邾莒崎嶇跋涉奔走巖疆僅託空名有如寄寓茹荼集蓼亡國之苦未有甚於帝者也嗚呼痛哉愚嘗閱明紀編年則并隆武而遺之閱明

季遺聞則南寧駐蹕以後無聞焉嗟乎興亡之際先正所嚴敢謂其奔蕩之餘遂并其事實而棄之讀史君子不幾大味厥心哉僕每以當年播遷粵在南服嘗欲披訪遺聞以備纂修明史之闕嚴以亂臣賊子之誅初得也是錄既序而識之矣茲以避兵武陽復覩安龍逸史一書紀載雖無義例然自監國以至賓天始末釐然畢備奸邪罪狀叛逆鐵案昭昭可覩爰錄而藏之以俟夫異日考信前朝襄成全史則斯編也未必不可供天祿石渠之採擇云爾古滇桐山元益父羅謙謹識

龍序

南海屈大均撰

按神宗末年同日冊封瑞惠桂三藩桂藩分封湖廣駐劄衡州府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妃王氏貴妃范氏後以選侍孫氏妖媚幸焉孫氏慣行巫蠱厭禳之事王遂不入王范二宮數年及巫蠱事發選侍坐死王始還宮生世子六人長次早夭至崇禎壬午三世子與四世子及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纂入玉牒序名各行禮部會題因冊封三世子為安仁王至丙戌九月四世子為永明王即永麻帝也

崇禎十六年癸未桂藩移駐粵西

龍上

一 嘉業堂校用

時張獻忠陷湖廣蹂躪全楚左良玉統轄重兵雄稱百萬間賊至不復前賊到之處土崩瓦解桂藩乘鋒鎗之際移至西粵避難世子官屬暨宮人船隻盡阻於永州府浮橋下遇賊從陸路追至永州悉擄入營有鄉民稱有王在船內安仁永明遂被搜獲押禁永州衛隨進木籠令偽湖南道督率兵夫親行押赴南陽時偽道即衡陽縣人壬午鄉試徐姓者至王前密啟云臣係新科舉人為賊所迫至此今幸起發王駕雖一面撥支吾預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救駕王請安心又囑百守官都司王有成小心伺候不許賊來驚擾每日必親來問候數次先是桂藩在桂林

時即密遣人偵視得徐姓啟報遂與征蠻將軍靖江藩同廣西總兵楊國威等商議飛調狼兵七萬兼程而下於十二月恢復永州二王幸皆得免而徐君者已死於亂軍中矣惜失其名焉獻賊聞永州不守知粵西有備不復東顧遂去楚而入蜀云

崇禎十七年甲申廣西總兵楊國威既恢復永州即迎二王出城星夜護送同回廣西時止留官將安撫楚地凡係桂藩內外大小衙門人等俱賄路費送歸藩下

二月桂藩父子君臣會集桂林惟五六兩世子訪無消息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

龍上

二

桂藩係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調度錢糧安置但桂林有靖江藩不便同城湖南一帶雖賊已退然殘破不堪不可驟回本國今廣西倉庫充實惟有梧州一府請王先行遷蹕就近支糧應餉然後會題請旨桂藩如請即傳備船隻由府江順流而下

六月桂藩始至梧州沿江安蹕通省文武前來朝慰忽報福王監國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聞讀宣言本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罹難之慘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而復甦遂成不起之疾

八月桂藩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陵工告竣之後看陵提督巡視等官每見五色雲氣覆之來相啟賀傳

有童謠云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人人聞之
不解所謂時二王貲囊罄盡且地方日見搖動倉廩
空虛藩府嬪妃僚屬宮眷人等尚有千餘卽寅支卯
糧不足供用況安仁王最殘刻於手足不親凡永明
王衣食之需每求用於王兄多不如意一日安仁王
遣內監周明押衣箱四扛送永明王舟中王見大喜
卽令啟視皆絳黃袍別無可以常御者王爲不悅周
明輒前啟曰王勿惱暫用收貯靜候天命有歸自有
御服之日後登大寶其言果信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宏光元年高平都統莫敬耀反廣西土
府思明龍川明江江州等處盡歸交趾幸南太參將

龍上

成大用調兵奮擊敬耀退走高平又湖南寧遠縣田
二縣錫礦礦頭蔣魁楚反率礦夫數千破恭城賀縣
粵西一帶復爲搖動時有原任湖廣撫標中軍雷志
建者爲賊所迫兵敗攜有殘卒數百人逃往鎮陝關
招募義勇自稱總兵聚眾至萬餘力敵礦賊未幾撲
滅時楚粵之地悉遭兵賊之慘至秋稍息

八月唐藩建國福京詔至征蠻將軍靖江藩自稱監國
按靖藩自分封西粵以近處獠獠賊藪非有提調征
剿之權不能制故加以征蠻將軍之銜時聞兩京失
陷密與參謀孫金鼎議以勤王爲辭徧檄四方調集
漢土官兵又強致鎮撫按三司等官瞿式耜于元燁

張同敞鄭封及楊國威等勸進監國表文諸臣皆力
爲諫阻不聽又慮遲疑生變於是及候所調兵馬
齊集止將現在城守及先至狼兵共不滿二百人立
傳藩下文武等眾於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參謀
孫金鼎爲參贊軍機大學士加參贊嚴天鳳范友賢
爲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爲城守卽日誓眾
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約會兩江兵齊下廣東
凡過州縣殺官劫庫荼毒全城於是桂府兩王舟泊
於梧州對岸方在危急存亡之際而兩廣總制丁魁
楚已得塘報卽飛疏請隆武旨一面發兵西上兩軍
正遇梧州靖藩見所調兵不至徬徨無計西兵小棹

龍上

東師巨艦一鼓之間全軍喪膽覆沒而監國勤王之
師一旦其魚矣魁楚傳令收兵恐驚桂府親來朝見
撥兵守衛方議進兵追捕靖藩旣敗所攜輜重國寶
盡失於水惟藉前鋒嚴天鳳十餘人駕一小塘舟飛
渡至桂林城內堅壁不出金鼎從亂軍中逃竄僅拾
得一王令卽由江上潯州催兵應援及抵潯惟見兩
江兵船布列問何營兵馬報云南太參將成大用三
里參將陳邦傳柳慶參將陳可觀皆調出勤王之師
金鼎大喜蓋謂靖藩征調之兵已發又以陳邦傳爲
兒女姻救援有人也因卽赴邦傳舟中盡以靖藩敗
狀告邦傳且議進止時參畫胡執恭毛可求與同席

既更深邦傳起更衣招執恭進密室謂曰今日靖藩無謀動輒敗劔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不富貴耶計定復入席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已知之不必言再將酒來痛飲沈醉以繩繫足投之水邦傳密不令人知已乃取其屍剖腹去臟擦灰包扎訖傳諭各兵船悉改勦逆紅幟卽夕解維下梧州謁兩廣總制丁魁楚魁楚見之大喜敘爲首功先行慶鎮征蠻將軍協令東師前定桂林臨城之日楊國威旗鼓焦鍊者與國威不協乃密傳其所部縛國威及靖江藩嚴天鳳等械送軍前請邦傳進城安撫軍民

龍上

五

時城中撫按諸臣皆自以不能阻靖藩之叛人人自危同囚至魁楚處魁楚卽命械送福京得旨嚴天鳳楊國威處斬貶靖藩爲庶人安置廣東博羅縣至縣未幾死靖藩滅後潛邸宗室官校搜括無遺而陳邦傳封富川伯焦鍊進都司使於是先朝之遺舊縉紳一時紛紛羅織滋害無得免者

順治三年丙戌隆武二年監國內問至自閩

按監國於宏光元年六月卽稱監國總制丁魁楚據報知閩京已陷不聞於外密同總監龐天壽聯絡閩粵三省會同湖廣廣西督撫何騰蛟瞿式耜先朝輔臣何吾驥黃士俊等合疏請桂藩監國時安仁王於

九月發病薨於蒼梧而三省文武臣咸集言社稷爲重不可少緩消吉於十一月十九日擁戴永明王監國於廣東肇慶府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嫡孫取麻字改元永曆頒行正朔以來年丁亥爲永曆元年郊天告廟隨頒喜詔繼發隆武帝哀詔大行恩赦親定文武衙門聯絡勦鎮陞賞有差特諭不立東廠不選宮人諸臣朝罷喜相謂曰鳳準龍額中興主也不設東廠不選宮人可謂善政之始皇太后召對羣臣論云今朱家皇帝僅存此一綫繼承大統願諸先生盡忠竭力相輔之溫諭諄諄文武拜謝感泣各圖自奮頗有中興氣象云

龍上

六

隆武內閣蘇觀生當大清兵破閩之時於亂軍中收拾潰兵數千卽迎鄧藩航海出惠潮至廣州擁立監國改元紹武遂遣林佳鼎抵三水進兵犯關上救兵部尙書丁魁楚嚴師禦之蓋踐祚之初自相謀動干戈於邦內矣

順治四年丁亥永曆元年大清兵入南韶

鄧藩將兵劄三水止存守塘兵數百城中絕無兵馬禦備大兵偵知空虛一夕連殺十三塘無一得脫遂更鄧兵旗幟衣甲先守城門後兵入城直趨紹武宮內盡擒之有報蘇觀生者觀生尙詰其人曰是誰家兵來鼓噪語未畢大兵已入寢室擒之矣廣城旣陷

警報至行畿君臣憂怖上敕兵部尙書丁魁楚整兵
守禦隨催集人夫移蹕桂林大兵遂入廣省時廣東
有前侍郎陳子壯見大兵破廣之後將現任地方文
武及縉紳士庶紛紛殺戮無虛日乃退往陽春九江
一帶會同詞臣張家玉罄家起義徧行招募山海營
應集兵七百餘與大兵犄角相持半載大兵被殺萬
餘卒以勢孤被獲磔之於市二臣臨刑不屈時上在
端州被迫非二臣牽制於東粵則君臣安危未可知
也

二月上移蹕桂林

文武諸臣皆出迎至陽朔縣卽舟中行朝賀禮連日

龍上

召對封賞有差

四月武安州安國公劉承胤率兵入覲奏請幸楚從之
時下其議於府郡諸臣皆請從承胤奏移蹕武岡命
改武岡爲奉天府承胤陸辭先往以催運行糧預備
迎蹕而寶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嫉承胤迎駕邀功
兩軍遇於白牙橋大戰殺傷各萬餘人血流於河水
爲之赤積尸徧野

六月上親臨營爲承胤先璧和解

時先璧迫於上命雖斂兵終恨承胤不置遂移營近
蜀後歸於孫可望承胤迎駕入城禮儀甚備上心慰
悅制院何騰蛟率標鎮郝永忠鎮標曹志建同入覲

永忠爲李自成部下新來歸款者志建爲關陝鎮守
者巡撫陳璘亦率滇營標將趙印選胡一清入覲蓋
以雲南巡按陞任故與騰蛟有隙兩軍相遇卽於楚
城外里許構兵上命李若星董天閔齎敕和衷二臣
免冠謝罪上乃大犒兩軍晉封郝永忠爲永國公趙
印選胡一清爲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還汛時強臣
悍將一時俱事羈縻朝廷名器不濫予不可得也晉
封故鎮臣楊國威子奇爲岐陽伯都司王有成爲京
營總兵

七月大兵下湖南

塘報大兵已過湖南於是大小諸臣咸咨定國公請

龍上

旨遣官分敕各勦鎮會兵堵禦并敕戎政總監龐天
壽聯絡西粵

八月加安國公劉承胤大將軍總統全楚剿事務

下敕承胤促師期一日三遣官承胤卽受命題文敘
武調兵措餉迨巡日月自秋徂冬未嘗遣一卒及大
兵從長沙常德分道而進銳不可當所至城池勢如
破竹承胤見事急令其弟承爵督兵一萬護衛自守
自率精兵四萬於十月出師至衡陽卽遇大兵接戰
大敗眾皆潰散承胤勢窮率殘兵七千奔回行在東
手無策會議請移蹕上與文武官痛哭計無所出承
胤不得已卽令承爵督輕騎三千於十一月十二日

扈從出城文武百官婦女宮人有挨擠出門者有死於溝壑者不可勝計上有二太子甫二三歲併其乳母樊氏墜馬失之上同三宮至五鼓方就靖州閒道而去是日大兵偵騎已至武岡城下知永麻已去城中大亂卽報固山執承肩索永麻去向承肩曰夜間亂竄出城限我三日自然查回固山重承肩命回本衙照舊供職承肩於是出火牌一面內外傳徧有知永麻皇帝去向者懸賞萬金至五日外絕無消息後偵知上出城承肩卽遣兵護衛從古泥渡江已過兩廣固山深恨承肩之詐械送京師行至漢陽投水死兵部尙書傅作霖爲清兵所獲不屈械送游營遇內

龍上

九

閣吳炳乘輪來作霖謂炳曰汝何不識廉恥至此炳歸自縊作霖不食死奉天死難者三人惟作霖最烈

順治五年戊子永麻二年上至粵西

湖南靖州接壤廣西廣遠爲楚粵分界小路間以古泥大江最險素無舟楫可渡先是監總龐天壽奉使聯絡兩粵上密諭至桂林命商邱伯侯性於古泥造船數十艘至是得以接續幸獲脫險舟次柳州府天壽始從桂林率勇衛營四大鎮林時望等以兵迎護駐蹕南寧

正月以南寧城將府署爲行宮奉天諸臣之得免於難者尙未得赴

上召點王化澄入閣以嚴起恆爲吏部董天閔爲戶部馬吉翔爲金吾起用蕭如韓爲兵部黃其晟喬世承爲侍郎晉封陳邦傳慶國公恢勦兩粵陞左江道趙臺爲巡撫徵調左司兵餉趙卽選胡一清守全楚門戶於是銓除封拜別是一番人物坐席未煖而羣盜起山谷矣時永漳土寇李雅及橫州土寇徐彪等皆用飛鏢藥弩過我江道初調陳邦傳營鎮入勦全軍不返再調趙臺標兵往勦亦失利上乃遣禁旅三千命京營總統林時望尅期撲滅出其不意追殺悍賊千餘人時望亦負重傷兵自亂徐彪兵屯老峇山頭鳴金四起哨賊數萬蜂擁而起幸天雨連日卽夕

龍上

十

掣兵禁旅幸獲全返自是莫可誰何惟就其請撫不致阻江而已

六月清固山李成棟反正廣東

成棟遣官至行在齎奏請駕幸東上下疑懼未敢輕信隨召對所遣官賜宴頒賞又令近侍詢探虛實對以總督佟養甲係滿洲人攜鐵騎三千兼制成棟規取廣東西五月泛龍舟會各營設席請總督固山看賞旣而回固山營署復張筵至二鼓優人有冠帶者固山向總督云此服飾何朝制度養甲曰前明所制成棟曰峩冠博帶何等威儀我等成何模樣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制度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做

千年有名的事豈能拘拘受制於人哉我今要反正歸明了即自去其辮髮以刀付從者請佟老爺去辮養甲大驚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頭試刀安用商量即越席以劍擬之養甲懼亦去其辮成棟不令養甲回下令次日軍民悉割辮復衣冠舊制全省帖然竟定蓋成棟素爲養甲所制遇之太嚴積不平乘間而起養甲無以禦之矣既得實遂會議先遣宗人府王國璽兵部蕭琦內監沈春熙貢昇齋敕赴成棟營慰勞而商邱伯侯性與成棟同里請遣以規動靜遂奉命而行

七月王國璽侯性疏報成棟反正情事移蹕廣東

龍上

國璽等疏至上大喜遂召對議移蹕成棟復遣營鎮羅成耀率兵迎扈即命前導順流東下文武諸臣設備江舟百姓商賈相隨者甚眾

八月朔車駕發南寧

敕趙臺留守南太諸臣皆扈蹕東行十五日上至封川縣成棟預改肇慶府爲行宮傳諭將佐甲仗旗幟悉務鮮明每十里一營自肇慶至封川兩岸鱗列文臣冠佩武臣弓刀魚貫肅迎成棟請率水師前至封川朝見禮畢歸本舟尾隨同行上舟一到山呼動土踴躍萬倍十八日上至肇慶就行宮次日受朝賀行郊天告廟禮大宴羣臣封賞有差晉封成棟惠國公

授佟養甲兵部尚書起何吾驕黃士俊復入朝其各營鎮杜永和李元庸楊大甫羅成耀馬寶張仕新車任重郭登第周朝佐等俱封敘有差成棟率各鎮謝恩畢進呈兵冊一部請一應錢糧盡歸朝廷敕部奏銷上命仍著勳臣成棟總理俟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遂受隨貢金寶儀物及膳羞銀六萬兩

九月惠國公李成棟上表乞師

上命行築壇拜將禮賜上方劍擇次月六日出師宴賞軍士眾歸舟忽震雷起軍中折中軍船桅杆人皆驚異成棟諭眾曰此桅必有毒物雷故擊之何足爲異然人心疑貳自此始矣

龍上

金聲桓反正於江西奏至行在即晉封爲豫國公令與惠國公合營遣官同奏使齋晉封敕前諭聲桓不報

成棟遣諭贛州固山高進庫反正不從時進庫見兩省反正孤處其中疑慮未定值成棟遣使持諭入見勒令反正辭語不遜進庫怒曰李固山反正使得國公我若反正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今要我反除死不爲遂逐其使

惠國公起師進贛州

時成棟使還即起兵擊進庫俄報中途獲有奸細審係佟兵部家人得密書則養甲約進庫爲內應計成

棟得書率親兵數人還行在密奏定計誅養甲上命犒賞標營時養甲雖在朝其所隨滿兵皆不發梧州舊糧遂遣都督張世新張祥齎餉十萬兩率所部士卒至梧州州有水井寺甚寬敞傳諭卽寺內點名給賞密伏甲士於小巷滿兵不知欣然就點世新等令領過者俱次第從小巷出於是皆挺而殺之餉既散畢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養甲先因召對知事已敗露卽晚登舟謀逃至梧州成棟兼程追襲至中途遇張世新張祥回兵鏢刺其背而死成棟還奏云今內患已除臣免內顧憂矣

惠國公進擊贛州兵敗死之

龍上

時師至信豐隔大江成棟傳令過江入信豐安水營以決死戰高進庫堅守不出遣使乞款以緩我師遷延既久惠營兵老而懈先是軍士入廣廣中富饒擄掠金帛皆充物至是驕悍不復用命進庫偵知之密約江西湖廣諸援兵夜劫惠營惠兵盡沒於豐江中成棟倉猝手提小燈夜半渡江至江心忽失所在順治六年己丑承麻二月流寇平東帥府孫可望遣其偽戶部翼彝偽總兵潘世榮等至行在要封不報先是張獻忠入蜀死於西究其部下分四帥一爲平東孫可望一爲安西李定國一爲撫南劉文秀一爲定北艾能奇丁亥棄亂入滇黔於是帝在端州遣使

齎奏至行在進貢遂求加封王號上傳召對卽著部議廷臣公議謂賊初來歸正我朝亦無封王之例或議封伯封侯甚至議請封公紛紛不定不敢覆奏延擱久之翼彝潘世榮知不就遂潛歸

四月惠國公李成棟敗歿報至贈江夏王卹贈陣亡將士有差

上聞成棟敗歿痛哭減膳成棟義子元胤請爲治喪命追贈江夏王子祭七壇成棟妻妾四十八名元胤悉勒死於廣署其陣亡諸鎮將俱加贈卹陞杜永和爲兵部尙書總督兩廣救南陽侯李元胤保護行畿封楊大甫爲安樂伯羅成耀爲宜城伯馬寶爲安定

龍上

十四

伯四路勦援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總兵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汛又敕內監黃河清掌司禮監事調司禮監龐天壽總督勇衛營提調恢勦又加文安侯馬吉翔兼戎政命收用海上四姓餘賊訓練水師封新會鎮王興爲高明伯招集義旅興身材短小所相傳爲繡花針者也又封勇衛營總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時人心堅固國事似尙可爲乃不閱月而有密奏車任重反者卽命擒殺以分其兵而李元胤又密奏羅成耀反亦命擒殺而分其兵彌月間無故自滅二大鎮於是人心惶懼搖動有不終日之勢矣

七月李赤心高國勳大掠梧州

二人皆自成部黨所謂高李十三家者也自何騰蛟於湖廣收撫疏請封赤心為興國公國勳為勳國公加陞各督鎮黨守素等協守湖南名之曰忠貞營時赤心等忽擁兵數萬驟至梧州人皆罔知所自來大掠梧州焚燒刑殺無所不至男女驚竄溺死梧江者幾千人慶國公陳邦傳飛疏上聞上遣內監楊守明齎救至忠貞營宣召入衛赤心等乃移兵梧江對岸屯集三界廟後山累月惟上表進貢未嘗赴闕也又擊兵往廣西南太一帶土司入山劫殺屢調皆不用命

龍上

五

八月遣使以蠟封招鄭成功等皆不報

時傳遣蠟封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為救書外以黃蠟封固為藥丸遣內監齎書封鄭成功為延平王遣誠意伯劉孔昭晉封荆國公吳三桂為漢中王又遣太監馬鳴圖齎救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又遣靖氛將軍王叔猷聯絡江西金聲桓等又遣閣部文安之聯絡孫可望等皆不報命

十月大兵破南韶

廣省告急上聞報即調永國公曹志建入衛屢促不至又調高明伯王興率兵應援興歸山不出乃撥勇衛營龐天壽戎政馬吉翔會同李元胤馬寶等水陸

並進協同守禦廣省時賴兩廣總制杜永和當清兵定南平南二王圍困孤城且戰且守所相延者一年

耳

順治七年庚寅承麻四年正月上重駐蹕蒼梧

時卽舟中為行殿文武皆隨羅列梧江之上命調陳邦傳分兵援廣陞其子於朝為錦衣衛大堂入朝冠駕自是諸臣皆立黨樹私排斥賢正奸邪擅政國事日非矣

三月中旨罷左都御史袁彭年侍郎劉湘客修撰劉遠生吏科都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蒙正發

彭年等五臣交章劾龐天壽王坤陳邦傳馬吉翔權

龍上

六

奸植黨罪惡昭著乞賜罷斥以收人心疏上俱留中宋幾以彭年等為五虎中旨斥去於是臺諫諸臣皆為鉗口矣

五月錦衣衛掌堂張鳴鳳病死

鳴鳳臥病忽如夢魘見有青衣四人來與之坐隨出火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闕羅查驗幽冥兵冊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故來延公耳鳴鳳視牌果得四十八名而俱不注銜內有鳴鳳熟識者共一十八名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既醒令人籍其名為內閣王化澄舟部程源提督太監徐元尙寶太監周進賢錦衣衛王之臣國舅王維讓皇親姜佐周京

營總兵劉大用張應舉禮科朱士鯤清匠司陳家相
勇衛旗鼓沈天德西寧侯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
軍門朱容藩朱盛濃援勦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事
稍傳於外咸謂病感至六月鳴鳳果死餘皆相繼病
殞獨宋國柱楊奇尚存至辛卯冬上入滇國柱及奇
出廉過洋颶風忽作舟覆二人俱溺死海中

七月陳邦傳矯旨封孫可望爲秦王

邦傳以兩廣告急密存異志欲與可望私通然無可
以得可望心遂與軍前贊畫武康伯胡執恭謀以原
請空敕私填可望爲秦王又鑄王印令執恭率兵五
百齋赴雲南矯稱上旨敕封於是可望大喜遂迎拜

龍上

七

受宣諭滇黔文武款贈執恭具報稱謝執恭僞稱遣
自齋奏滅其表不以奏也又自請與可望合營可望
許之留爲總理提塘令本部協同安塘以通兩粵消
息

十月初三日大清恭順王破廣西桂林入守之初五日

大清靖南王破廣東廣州

時三日之內兩省告陷梧州適處其中合兵而來則
奔竄無路故不及催調在外諸軍惟令勇衛戎政二
營及潰亡之卒扈從移蹕上於五鼓發舟重駐南寧
勇衛提督周金湯縱兵焚燒梧州城中男婦奔逃踐
踏死者無算與江中官兵哭聲如沸聞數十里

上至藤縣陳邦傳追從後至一見上卽走不知所至
其營鎮哨兵四掠至劫皇損擄宮人無敢詰問者上
卽同三宮易小舟前行從臣惟龐天壽馬吉翔馬雄
飛及內侍李文芳李國泰沈嘉熙貢昇等數人而已
巡撫趙臺聞警迎扈易大船兼程入贛州召忠貞營
李赤心等入衛高李等聞上將至卽夕移營由滇迺
入川中白是聲聞遂絕上命馬吉翔敕諭二十四土
司調兵徵餉又救陳邦傳守禦潯梧又救趙印選胡
一清守禦柳慶

十一月文武追扈始至行在

惟將軍林時望以京營潰散空虛損資招募集兵

龍上

九

數千於十二月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忌時望
獨擁重兵遂與龐天壽李國泰等密奏時望逗留
異志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於十七日早矯旨
犒兵預令健丁卽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死并其
火器鎮將王忠紳而沈諸水各鎮請救勦衛將軍張
應葵總統本營兵士安撫之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
極偉岸膽力過人自入行畿保護功最著雖驕悍如
郝永忠曹志建趙印選并忠貞營李赤心等皆嚴憚
之時望既被害於是諸武臣益無顧忌禁旅無人紀
綱倒置不能復振矣

詔封興國侯何騰蛟爲中湘王

時聞騰蛟殉難特旨封之

順治八年辛卯五年正月開國公趙印選兵退崑崙

時印選率營鎮兵入行在鼓謀索餉盡括宮中簪珥器皿僅估銀八十兩要索文武攢銀二千兩又搜取行在布帛襦袴絲絮等物為馬屐縣甲之需而去

二月偽秦王孫可望遣偽總兵常榮率兵三百人入覲請貢

可望疏奏上列秦王款諸臣皆不悉邦傳事謂可望既歸誠不合私封擅奏御前因召常榮命質之榮曰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齎救寶所封故特遣臣提塘耳於是諸臣始知為邦傳矯旨因議秦王乃親藩上

龍上

十王之首輕犯宗牒有違祖訓但國家多事須待滇黔為援宜姑與王爵惟更易字樣另遣敕諭為可詔

內閣等官擬呈遂擬翼王復奏報可發造冊寶遣太監夏國祥齎救先行宣諭俄聞國祥被殺於養利州

橋下再遣司禮監趙進齎赴復報進已至黔救寶被劫羈進不遣又遣御史姜爾文入黔蜀聯絡道經可望營亦留不遣蓋可望已知秦王為邦傳擅封又不

欲就翼王之號密不令人知稱秦王如故惟患行在去使宣揚虛實真偽故但係朝使未經耳目者密殺之已經耳目者留禁之

三月偽秦王孫可望遣安定營偽將軍賀九儀率兵入

衛南寧擅殺朝臣嚴起恆等

九儀朝見後即上內閣嚴起恆舟拽起恆於船頭棒落水中隨殺兵科左給事張載述劉喜珍吳霖等於各本署朝臣聞之惶怖麗天壽馬吉翔詣叩之九儀曰前日國主請封此數人質阻之故奉命來殺之耳天壽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冊寶齎領前去告之九儀唯唯而已起恆死既三日有漁者徧報云城下水地名青山江中有浮屍順流至有一大虎入水負之入山以爪培土方事葬埋時九儀在司禮監署聞之遣人往視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搖尾緩行去九儀亦為驚歎

龍上

四月遣兵部尚書楊鼎和齎救寶封孫可望為翼王可望殺之於途

鼎和辭朝百僚遠饒將至崑崙關夜半忽有兵圍其館舍鼎和及從者百餘人盡殺之報至君臣股栗上傳召對府部諸臣謀之九儀於是請仍封可望為秦王不復以邦傳所降冊寶為偽但更鑄金寶并冊賜

名朝宗而已可望聞仍故封大喜遠迎拜受隨遣其偽中書楊惕先奉報謝表略曰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臣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諸臣得疏咸領手相慶

五月左江新寧州土賊倡亂

新寧州中山土人忽自稱新天子出嘯聚土賊數千以妖法攻城掠村上遣勦衛將軍張應葵靖東將軍魏豹戎威將軍姜承德核定將軍宋德亮等會剿之各軍兼進其附近居民為賊陷惑遂成烏合官軍既至悉倒戈降惟妖賊數百人逃入駝丁寨後一洞中皆就擒獲既而審勘有無名人稱係妖王其人侏儒不通中國語言嘗牧牛土司山後為賊誘入洞中名為王因造妖法脅村民從之劫掠得寶令百姓各歸本處耕種妖王妖賊等百餘人悉燒死之恐其用法致遁也

龍上

五

秦王孫可望遣楊畏知入朝奏事詔令畏知入閣辦事畏知於崇禎朝為滇海分守道流寇入滇抗賊不出因請留黔國公全通省民命除沙定洲之事方降皆許之既從可望屢諷其翊戴承厯語甚切至可望心惡之以民望所屬不欲違殺之乃遣詣廣西朝見後議留在朝特進學士入閣辦事畏知三疏乞收回成命不許既入直欲抒忠悃以報主知未幾與賀九儀不合密語之可望馬可望入九儀之讒即論九儀拙解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遣爾至粵所行何事且做爾內閣耶畏知曰此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俞允業已報聞久矣可望曰爾即宜潛還本國爾寧

做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殿下已歸正遣畏知請駕畏知在朝欲為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為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為秦王乎可望大怒立發令朝門外斬之畏知昂首即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旁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尚須留下可望即諭傳宣且留他死傳宣者出朝門外大呼住刀而畏知已被戮矣天哉畏知實雜人有勇略尤激於忠義其遇害也賊人盡哀之

六月慈寧皇太后王氏崩頒發哀詔起陵於陽美江口遣乾清宮提督魯奇督造陵工兩月告竣至八月始葬救借薪司太監楊宗華掌皇陵提督清廣西固山

龍上

五

線國安破梧州慶國公陳邦傳降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俱退兵崑崙關時召議移蹕人心惶惶有請航海者有請幸黔者有請出交趾者有請赴同姓延平王者紛然盈廷惟龐天壽馬吉翔與賀九儀有成約力排眾議堅請向黔

十月賀九儀還朝

九儀上朝謂廷臣曰昔秦王為請移蹕黔特命我扈駕今諸公既各疑試我宜獨擔此任乎文早遂撤營去上遣官齎敕迫留在朝不應

十一月南陽侯李元胤疏請航海文安侯馬吉翔疏請幸黔從之

上以可望無人臣體雅不欲就黔而天壽吉翔中制之又舍黔則更無可歸於是令諸臣會議究無以奪吉翔也既而開衛二公兵敗奔行在請駕速移蹕上倉皇由水道戴星前進土司救開衛二營斷後

十二月初十日上至瀨湍

印選報大兵已過新寧州從陸路追襲僅隔百餘里於是君臣悉乘船隻輜重登陸兼程而行其力能上岸者得隨車駕餘皆星散皇嫂桂恭王妃亦相失不復能相顧矣

十一日五鼓上從陸山土司入黔

是日午後入邏江界已三十餘里線國安以精兵追

龍上

五

躡於後塵土掩過乘輿君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遇白鬚老人問曰永祿所往汝見之乎答曰見邏江土官迎駕入土司矣問去此幾何曰止半日程但山峻路狹恐人馬難行言已遂入深箐中國安仰視酉日沈山卽傳令駐營協鎮馬雄進曰永祿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曰我奉令取南寧未聞令取土司也若連夜追襲或有疏失誰任其咎雄唯唯遂同率兵還南寧次日鄉民以聞上下始稍安及過邏江至龍英猝遇可望所遣天威營高文貴外後營狄三昂勦洗歸朝之二土司積屍徧野目擊慘傷臘底方至廣南得土官儂治用輪餉進貢賴以獲濟文武諸

臣因之得全至安隆於是文貴等始至廣南迎駕朝見畢卽率所部回滇上特發璽書及各營救諭之始移蹕往安隆

龍上

五

安龍逸史卷上

安龍逸史卷下

南海屈大均撰

順治九年壬辰永麻六年二月上幸安隆所

西勝營偽總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謁上慰勞之
可望諭令張勝移營請旨改安隆為安龍以所治改
為府治即以所署為行宮請上駐蹕於此復使督捕
張應科為總理提督實用以陰制上也議者以可望
既迎蹕至黔而止舍置安龍得毋以竹加龍義取牢
籠乎上頗不自安張勝安置後即撤大營而去應科
至安龍管理提塘駐鎮事務既赴任方呈秦王奏安
請貢疏

龍下

一嘉業堂校刊

四月秦王孫可望自滇下黔欲入覲偽兵部任僕諷止
之

時可望從滇還道由普安擬入安龍陸見偽兵部任
僕進曰國主欲入安龍恐二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
僕博學能文又喜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以終事
無可為矣陰有擁戴可望之意在滇見可望啟建宮
殿成曾具疏請進可望甚暱之故聞言遂止惟諭令
張應科奏報每年進膳羞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命
應科於府庫倉支給開報而已於是偽知府范名旭
直署其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而
倉官陳姓者本雲南傾銀匠從可望授倉官人皆以

陳銀匠呼之散米開銷之冊亦同應旭所署可望見
之恬不為異鎮道府之口擊者未嘗一語申飭也
上在安龍悉燬金銀器皿以濟諸臣

上自入滇後日居宮中一籌莫展臣工紛紛告艱借
俸則悉搜所用器皿銷燬濟之銀米已至即用以呼
虛取快否則灌園怡情不復計軍國事人心解散
秦王孫可望以任之聰等補安龍知府等官

可望假天子號令行中外調兵催餉皆不上問生殺
予奪任意恣肆於是補任之聰為安龍知府朱用九
為通判譚江藩為推官勳庫銀為各處建公署焉
六月秦王孫可望遣撫南劉文秀取四川安西李定國

龍下

取湖廣

定國率師八萬出湖南馮雙禮副之連復沅靖寶慶
偵知桂林空虛乃遣張勝郭有銘率精兵先趨嚴關
而雙禮率高文貴靳統武敗清兵於月湖全州下
安西王李定國捷師取廣西桂林

定國自率王之邦等進嚴關孔有德率師來戰象陣
略退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力戰斬將奪旗勢同破竹
晝夜追襲至桂林清兵入城定國圍城三日後令大
象以後勝挑城門門開有德自將宮門封固悉行焚
死僅獲其一子平西王婿也因留於營時陽山安定
伯馬寶率兵千餘潛伏山穴聞定國已破桂林即來

歸入黔見可望重禮之陳邦傳父子皆被獲解赴黔定國取永州進窺衡州情定遠大將軍敬謹王聞孔有德死領師前攻屯於祁陽相持月許殺傷相當定國密令馮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與敬謹王決戰佯敗至竇慶還復奮擊雙禮伏兵起而夾攻定國以火攻殺其過半復得盛號始知王亦死於亂軍乃以二王形像盛甲刊圖同露布飛傳行在報捷偏示楚粵威聲大震中外

七月劉文秀兵敗保寧尋走雲南

平西王吳三桂取敘州都統白含真取重慶文秀援之擒含真幾獲三桂都統楊坤力救獲免文秀追擊

龍下

三桂至保寧三桂回兵逆之文秀大敗自斷浮橋遁

可望怒奪其兵權文秀慙謝病回滇

八月秦王孫可望殺陳邦傳及其子於朝

可望既殺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書於牌云逆犯

陳邦傳先行肆劫皇損擄掠宮人罪大漏網不思建

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拿獲解赴軍前立將邦

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云云絕無奏報之疏令遞送

安龍卽去

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擅殺勳將無人臣禮杖逐之

山東道御史東莞李如月奏可望不用上旨擅殺勳

爵無君之奸罪同操莽請除國患兼斥邦傳罪狀宜

加惡諡以懲其逆疏上留中召如月入朝面詰之諡法乃褒獎忠貞字樣從無惡諡之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著革了職於午門外廷杖四十棍時張應科卽入朝看科鈔科臣以本留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云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既而果遣人以揭帖投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營提塘當堂開拆應科大怒馳報可望九月秦王孫可望擅殺御史李如月

可望得應科報卽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拉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

龍下

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旣而應科立右角門階

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

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

我皇明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

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之賊號孰得孰失應

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

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

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初以線後乃入

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遇夜輒冤號不已後可

望遣官齎令過之屍忽自墮直壓人騎之上馬驚而

奔一時皆仆斃

十一月杖宮人夏良璞坤寧太監李定國賜巴東王及其妃皆死

上之初立也有詔不選宮人惟以原在藩府宮人輪侍左右及在途則雜之卒伍與厮無復檢制上患宮規不整因特命每一宮人即令一內監看視遇緩急行李得自為偶飲食坐臥率相偕如夫婦自入安龍行宮湫隘內監宮人非輪班入值者皆居朝外先是太監夏國祥所看視宮人夏良璞者為常在常在宮人銜名如外庭階級在近侍以上夫人以下年十九聰敏殊麗能詩工真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良璞方據案作書心動令人

龍下

五

密訪之知為坤寧宮人夏良璞時國祥已死應科即令本地婦女出入通殷勤又廉知良璞與巴東王妃結姊妹常往來於其第應科所居適相對遂僂遺通問交契極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良璞情事告妃立為誘致良璞通焉後益無忌憚當下直即入王第夜歸應科署事遂漸彰人咸切齒有密報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良璞拷訊具得其實發內官杖一百五十遂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自縊應科聞之大怒既而知龐司禮奏報率健卒挾弓矢欲入城時城門夜閉不得入應科大聲呼開門司城以禁城不可擅啟辭之應科大罵去次

早率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過而置之死天壽曰此官家事與卿何與應科語塞漫應之手按其刃擬甘心於天壽者三見有備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應科憤憤歸先是行在敕扎發滇黔者必從應科看驗後始得遞行至是發璽書以良璞事諭知可望密遣戎標參將張隆偽為賈人下滇隆託舊識雜軍人中得達可望所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謂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明日傳宣王愛秀同隆還即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於朝門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任用如故

龍下

六

順治十年癸巳承麻七年馮雙禮議李定國於秦王孫可望

密令圖事

定國既定桂林方計合兵取粵而雙禮以攻城所取金帛皆歸定國心不平遂回滇入見可望議定國有二心可望亦以定國屢得大功恐漸不受制欲裁其兵柄及雙禮讒入遂連發令箭調回密令雙禮總統而以偽都督關有才等潛師躡其後有龔銘者為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即馳由間道密白於定國六月安西李定國反正大敗秦王孫可望追兵師下柳州時定國統兵過左江克復柳州慶遠南寧太平諸城

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日三至定國欲還俄得龔銘密報大驚乃伴令各營於某日班師卽夕調集各路兵士偵追兵遠近已聞雙禮將至卽遣精兵伏柳州江口蘆荻中俟雙禮兵至遷江來賓二邑間方迎之雙禮敗去由原路撤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定國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誅逆爲名移師柳州聲言東下行在君臣聞之皆慶幸計欲通安西而吉翔天壽以素黨可望不與其謀

八月遣官往南寧謁陵

時遣馬吉翔領敕往南寧旣行始計通好安西撰救稿呈御覽密奏請鑄屏翰親臣金章一顆以賜定國

龍下

九月遣主事林青陽禮目周官由間道趨柳州十月安

西李定國受救歸誠

青陽等至柳州定國設香案龍亭傳諭官軍皆郊迎開讀哭泣涕淚眾軍感動遇青陽等有加禮因係密敕不便復奏俟恢復東粵卽來迎駕青陽等恐事洩不敢還行在由連州泛海去定國之受救也可望所遣僞總兵朱養恩在南寧遣人覷得其實卽馳啟可望焉

順治十一年甲午

永麻八年

秦王孫可望擅殺朝臣吳貞毓

等十八人於安龍

可望得養恩密啟卽遣僞指揮鄭國至行在質之諸

臣皆曰不知國曰有金章密旨差官姓名豈同風影朝廷伴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謁陵或攜有先年視師時空敕因而與發未可知也國卽南去扯鎮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於是職方司郎中張鎬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吏科徐吉挺身曰此係我等所爲因我君性命懸於賊子之手惟藉安西一著或可保延朱氏國祚今旣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庭死當爲厲鬼以殺奸逆奈何籍口以貽主上憂乎乃供同謀此事者爲內閣吳貞毓印授太監張福祿御前營事隨堂太監余爲國大理寺丞楊鐘吏科徐吉檢討蔣乾昌李元開御史周允吉李順朱議康武安侯

龍下

鄭允元太僕少卿趙廣禹郎中張鎬蔡績朱東且中

書易士佳任斗墟太常博士胡士瑞共一十八人國按名扯鎖又兵科劉謙新在南寧見鄭國鎖解吉翔入朝欲爲吉翔辨雪及至行在卽同貞毓等指參吉翔議新與清宮提督李寬然郎中龔廷謨三臣俱爲權逆所忌國令一同執付禁守復挾上僉發錦衣衛掌刑康永寧會同勘問將諸臣嚴訊備極五刑因問誰爲敕稿鎬曰吾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國問何由得璽張福祿曰我爲尙寶寶由我盜用國曰此事必有主使蓋意在連及宸御也遂復加毒楚鎬曰果有主使者國問爲誰鎬厲聲曰逆賊孫可望也國怒

罵之鎬亦大罵十八人皆同聲不可屈既問李寬然曰冀廷謨爲貞毓丈人安容推委不知各夾五十棍死而復甦終言不知情又問議新爾久離行在既不

龍下

九

鄭國以誅戮十八人還報可望可望恨安西不置諭雲南守城僞固原侯王尙禮令籍安西官眷并文武兵丁婦女欲分配各營時撫南劉文秀方爲漢中吳兵追敗奔滇滇民惶然尙禮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乃三啟止之惟汰安西大營糧餉尙禮差女使饋遺茶果於王妃實皆金銀也安西大營皆賴尙禮周濟得不狼狽

六月秦王孫可望潛號不果復如貴州

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借號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傾盆雷電交作可望不悅而止遂歸貴州時稽紳勸進者累纍可望敗後滇人以詩譏之其末云

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八月秦王孫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爲貢院取中陳士基等五十四人

順治十二年乙未永祿九年安西李定國兵敗退走南寧

定國於癸巳冬下廣所過州郡問風倒戈自粵西桂潯肇慶及高雷等處俱有清兵駐鎮歸附者日眾惟期恢復廣城一朝反正及定國兵至新會恐其降稍後欲屠其城乃復堅守人心離背密約清師廣東平南王乘夜劫營定國無備軍中自相衝殺僅存千餘人退保南寧繼而標下天威營高文貴扈衛靳統武次第奔回亦止存六千人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

龍下

十

告可望謂定國將席捲而來可望大驚恐定國直進安龍卽調劉鎮國劉肇明等十三營凡四萬人以關有才總統之從安龍迎拒定國有才一過安龍盡燒土漢倉貯以絕定國之來

八月關有才兵敗田州棄營奔還

有才於八月還安龍焚燒蓄聚及偵探定國所向絕無入滇之信乃屯兵田州軍馬乏食始於近路劫掠既無所得因漸遠去僅存空營留數兵守之田州去南寧止十站定國知其無備兼程疾進凡三晝一夜驅至田州入關營有才以爲本營取糧之軍既見衣甲皆皂非定國舊製又有捷取字號則以爲清兵從

天而下遂同劉鎮國等跨馬而逃定國後至不令遠
追惟分兵二三百人爲一隊按隊布列傳報西府駕
至有才守隘之卒或換班或切掠始回皆不知有才
所在但聞西府駕至皆膽落跪迎定國慰諭歸營明
晨頒賞兩軍相遇如家人父子喜慰交慶次日定國
謂有才之眾曰本藩與秦王兄弟也爲小人所間彼
此情不自通將來相見兄弟之好如故豈有令爾等
殺戮之理乎本藩回西粵時已分兵下貴州今下雲
南兵馬眾多爾等且宜歇息俟本藩會晤秦王另調
爾等出兵隨發銀二萬兩犒之眾皆感悅
十月秦王孫可望遣白文選率兵援關有才

龍下

上

可望慮有才等有失遣白文選赴援文選至安龍朝
見後聞有才等已棄營而逃遂馳啟可望而身留安
龍

十二月秦王孫可望遣僞百戶葉應禎至行在要駕入
滇

可望令駐鎮周自貞僱夫千名交白將軍點收隨到
卽逃空無一人時已歲暮白將軍謂應禎曰周駐鎮
罔知利害今秦王迎駕須以啟行日期報聞乃僱取
猥獮之夫於途必致逃遁候期取咎誰復任之自貞
聞之懼因措夫價請至普平新城間覓漢夫時行在
君臣初聞定國已至田州皆竊自喜久之不至而關

有才出沒不常恐可望使覘朝廷動靜其迎駕入滇
亦未卜其意旨所在惶惶愁坐而已

順治十三年丙申永曆十年安西李定國遣傳宣參將楊祥

進密疏慰安

時駐鎮石營劉鎮國自田州遁回卽留坂屯河守江
道坂屯河去安龍五十里偶有營卒爭渡塘兵盤驗
衣甲有捷取字樣知爲安西之卒縛送文選營文選
解縛溫言詢之答曰我傳宣參將楊祥也國主令我
來督催道府州縣預備糧草以候國主之至耳乃於
衣甲內拆龍牌一紙爲仰安龍道府備糧糧之具無
他也文選令款以酒食祥既飽食四顧無拘守者遂

龍下

上

脫身入城謁司禮龐天壽於衣甲後心復拆密疏署
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加以屏翰親臣之賜章天壽
以聞上閱疏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奏
萬安勿輕聽奸逆輒行移蹕云云上心稍安然不令
一臣知之也卽召祥面對而祥於奏疏既達後卽變
服由山徑歸報定國矣故在廷者悉不得聞有密疏
云

正月十六日葉應禎遁上赴滇白文選說緩其行

應禎以安西遣人而不得見大怒質甲入宮門請上
同三宮乘馬幸滇諸臣願從者聽逼勒再三凶惡之
狀目無君父宮中哭聲徹內外白文選入見應禎肆

無忌憚因以手招之謂應禎曰國主恐安西歸清所以迎駕者恐陷不測也事須緩覓若迫促至此朝廷玉葉金枝不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若能任其責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來移蹕未晚倘止是安西還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過爲逼迫自取罪戾言已卽率百餘騎出城去應禎以文選語亦暫緩其行文選旣出城從遠山放鷹犬不由大路偵視也俄而周自貞僱夫三百名於二十一日始至應禎又復請上發駕矣

二十二日安西李定國入謁上於安龍

二十一日夜方半白文選與劉鎮國等率步騎至城

龍下

下大呼曰城內守門軍人速報朝內不得輕自開門出去安西兵馬卽至矣城中切須謹慎言畢奔馬而去城中聞者皆大喜登城而望比天明大霧四塞咫尺不辨忽聞有叫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夏太監也隨令入朝面奏曰定國卽至矣遣臣先馳奏聞因冰凍難行秦兵又倒樹塞路馬不能前所以稍遲耳於是君臣皆領手稱慶俄而周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寨徧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抱持痛哭上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國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重貽陛下憂臣萬死無能自贖上温旨慰諭賜

坐茶畢出時霧斂日輝已午刻矣定國還營知文選去未遠遣傅宣夏太監等四人追留之及於普平寺文選乃還遂同定國入朝密計幸滇諭守臣具夫爲

二十六日移蹕之用

二十六日上移蹕自安龍進次普安遣兵守盤江以禦

可望

二月十一日上至曲靖安行宮

定國發前道騎卒三十後衛三千而親與白文選居中扈從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請上於行宮安置而親率精兵入雲南時滇省有撫南劉文秀及撫標各營鎮扈衛固原侯王尙禮并各標鎮營留守兵數

龍下

西

千而偽將軍王自奇騎兵五千駐於楚雄賀九儀駐兵五千於武定合之可得五萬人定國入安龍方議往偵虛實俄報上已至曲靖於是撫南尙禮聚謀有議以兵迎拒者有言調集王賀等營前禦者有議堅守不令定國人城者紛紛未定定國長驅已抵松林調兵戰守俱不暇計惟先遣黔國公沐天波遠迎撫南尙禮俱候迓於城東歸化寺定國旣至並轡入城兵民安堵如故其後始知定國止有步騎六千定國與撫南天波及各鎮營聯絡合兵三萬人惟尙禮有異志然所部止千人不能搖動矣

三月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遣兵迎上至滇

定國等議令漸統武陳逮各率所部至曲靖扈從繼
輿入滇以定北府改爲行宮暫駐蹕焉入宮之日青
宮二龍見於萊海子從空下懸頃之龍入雲內
六月召對安西李定國撫南劉文秀封白文選等爲公
伯有差

上與定國文秀議卽封秦營僞將軍白文選爲鞏國
公固原侯王尚禮爲保國公僞將軍王自奇爲夔國
公賀九儀爲廣國公秦王護衛張虎爲澤化伯水軍
都督李本高爲崇信伯皆頒敕謝恩

上遣白文選張虎等以璽書招秦王孫可望不從
上遣可望與定國和衷乃遣鞏國公白文選澤化伯

龍下

五

張虎賁書往諭賜文選等金篋各一枚因宴辭諭
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相好事事爲祖宗
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矣文選等謝及往見可
望具言定國兵敗狀且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不必
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立致定國於靡
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眾救之得免令杖使張虎復
命謂須安西親謝乃可於是又遣王自奇與張虎往
自奇謂定國孤軍易擒可望以其言與文選合遂釋
文選而密令自奇爲內應自奇還力言可望必不可
和遂辭歸楚雄

七月光祿卿高績御屯鄧昌琦劾安西李定國撫南劉

文秀績杖死定國趨救昌琦復原官
績等具疏言馬吉翔龐天壽讒邪專擅二藩與之友
善恐滋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不入朝上以
績等妄言詔革職廷杖安西中書金維新趨謂定國
曰績與昌琦罪固當死而王不宜有殺諫臣之名定
國悟馳救之至則績已死昌琦復原官

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
流寇入滇定國自稱安西元帥文秀自稱撫南元帥
至是上遣華亭侯王維恭賚冊寶封二臣爲王兩藩
文武諸臣各陞賞有差定國感恩與沐天波同心輔
政

龍下

六

八月晉王李定國請送秦王諸妃於黔
可望諸妃留滇者定國奏請送還乃遣秦僞總兵王
麟護送歸黔定國親於郊外餞之

十一日移蹕秦王宮

復見二龍於萊海子其晴燭日於是初莅朝堂兩王
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謂曰今日乃見真聖
主也是日上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臣謝恩感
悅

十月晉王李定國舊標龍驤營祁三昇歸滇卽封爲咸
寧伯

先是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以左右羽翼爲之旣出

粵三昇統龍驤營留蜀以可望令調鎮遵義及定國入滇調三昇而可望亦遣人來調適相值三昇謂其所部曰國主西府舊主義均今西府尊永麻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爲正眾皆諾於是御秦使整兵還滇可望遣兵追襲三昇且戰且走輜重盡失僅得達行在朝賀畢卽封爲咸寧伯以旌其忠正

順治十四年丁酉

永麻十一年

秦王孫可望遣其僞臣程萬

里請舊標還黔

可望舊標之在滇者乞遣還黔許之詔仍給夫馬送之可望大喜

龍下

七

二月起用雷躍龍入閣辦事以金維新爲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躍龍以先朝禮部爲可望寵用告假在滇詔特以內部起用

龐天壽病死

天壽以秦黨自疑懼定國害之憂病而卒贈卹甚隆葬省城華亭寺前命秉筆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二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

吉翔素黨可望知不爲朝議所容時吏部侍郎金維新兵部侍郎龔銘方見重於定國遂詔事之二人言於定國得奏請卽令人入閣辦事

詔降僞戶部龔彝爲印局大使

彝以進士爲先朝侍郎可望用爲戶部尚書上入滇仍令掌部事彝辭曰臣受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晉對二王劾奏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彝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官晉王李定國疏參勸進逆首僞兵部尚書任僞詔戮其屍

可望在滇僞當屢表勸進時已死定國追論其詔逆詔掘僞屍戮於市籍其家子孫俱遣邊遠充軍四月魯王遣總兵何達武齋表請會兵出吳楚

龍下

八

魯藩名以海時監國舟山遣使請會兵出吳楚王自奇反於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歸西上永昌八月泉雲南鄉試以教場爲貢院取中王肇興等五十人

孫可望大舉兵入犯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出師禦之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犯闕畏定國兵強不敢驟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具以滇兵單弱告可望遂決計舉兵聚眾號十萬令興國侯馮雙禮爲總統雙禮力辭遂以文選代而令雙禮留守預造扭鎖三百

具破滇之日易以解送行在君臣可望之赴滇也禮諫之甚力不聽既出兵於郊雙禮又諫曰國主往而果勝難免犯關之名若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望叱去之雙禮痛哭而回初諸將欲可望反者謂行師必勝聞雙禮屢諫始各畏懼兵行在途一月間雨水泥滯營馬倒斃甚眾及抵交水定國已遣崇信伯李木高廣昌伯高文貴屯兵曲靖以待繼聞可望且至定國奏以黔國公沐天波保國公王尙禮平陽伯靳統武留守扈從而親與文秀督各鎮兵出禦上御五鳳樓宴饗簪花三軍咸犒賞時久雨忽霽人皆踴躍天波統武亦精嚴守城召尙禮入朝悉收其兵器

龍下

五

留於朝房晝夜守視之

九月朔晉王李定國等大敗孫可望兵於曲靖

定國兵至曲靖屯於三空與可望接戰連北退守曲靖可望索戰不應至十八日鄂國公馬進忠密遣人謂定國曰可望已精選銳騎三千令張勝馬寶由尋甸小徑先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遂傳令三鼓募食五鼓發兵至僞營方聲礮從進忠營掩入可望寨內外夾攻可望大敗潰走白水所隨不過三百人皆傳宣官校餘悉陷沒於是急問左右馬國公白總統安在眾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二營已先歸晉寨矣可望始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興師而堅不聽

天亡我也且仙臺山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吉凶

曰惟不令白馬相隨可無咎也初謂白馬有礙行師悉除不用豈意其爲進忠文選乎因仰天大哭復遇淋雨渾身水漬頰以手拭之旣而又謂其眾曰昔年有石碑出水鐫文云來是觀音而去是老僧頭山今推之天竟欲我去髮歸清也定國不世之讐定須報我又何惜此數莖頭毛乎於是決計歸清後大兵進取滇黔險隘設伏皆按可望獻圖而入馬可望方奔逃而李木高率十騎追及之引鎗直刺過可望馬頭可望喝曰木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主乎本高應聲曰旣做朝廷官便須知君臣大義本高非

龍下

五

殺主乃來殺欺主賊耳言未已爲流矢所中墜馬幾死可望得脫木高隨騎奔還曲靖

晉王李定國露布奏捷

定國馳奏大捷卽收撫可望諸營潰兵進忠文選率先反正於是相率盡降

晉王李定國旋師至滇

定國欲提兵親定黔中以張勝方入寇王自奇內患猶未除二賊素驍勇恐蜀王兵非其敵遂議令文秀追襲可望定國卽日班師

二十一日張勝等潛師至滇

張勝馬寶等奉可望命兼程入滇欲入城守者誤謂

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諦視衣甲皆非遂急閉城已有
二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尚禮開門至數十聲無
應者乃退過三市街已黃昏見金馬坊垂布丈餘執
居民訊之告曰此晉王敗秦兵之露布也勝令人讀
其詞知可望於十九日兵敗而逃頓足歎曰大事休
矣卽欲縱兵屠郭外居民馬寶力阻之乃焚金馬坊
廛市行宮兵屠婦女不及避者悉掠入營旣至橫水
塘定國回師適相值馬寶跪迎於道張勝與定國大
戰殺傷各千餘人勝有騎卒潛入晉師將刺定國左
右有覺者急呼而擊之猶發矢中定國盔頂旋爲兵
士攢殺之勝勢不能敵敗走山谷中餒甚求食不得

龍下

三

邏卒獲之以獻磔於市

王尚禮仰藥死

尚禮知可望敗走憂懼不知所出遂飲藥死上猶令
部議加贈卹子祭葬賜塋東門外清師入滇掘冢開
棺暴屍三日

晉王李定國凱旋入朝

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王第啟賀隨安置新投
各營未幾蜀王劉文秀獲張虎於水西械送省城命
繫之獄

蜀王劉文秀追可望至黔幾獲而縱之

可望自交水敗走從行止二三騎晝夜兼行至普安

人馬困餒方少息而追者復至竭蹶奔還貴州夜半
得入郭方與馮雙禮相持而哭忽聞城外發大礮三
滿城遂驚走蓋雙禮密令木營起礮以速可望之行
於是可望攜家口輜重走鎮遠於途調駐防等營無
一應者文臣惟楊惺光武弁則康國鄭國張應科葉
應禎等諸人皆爲惡無憚人人疾首計不容於滇黔
故借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惺光前往通款於清文
秀進至貴州兵行甚緩意在縱可望遠去及聞可望
遁乃入黔省與雙禮計以黔中一切事機委之雙禮
提調各營鎮分汛防守訖文秀乃班師復命

龍下

三

十月頒麻後晉王李定國疏請行師永昌王自奇敗死

定國師至永昌念自奇老於軍事年力尚壯乃遣人
招撫之自奇不從令關有才出戰定國陣擒有才自
奇敗走騰越勢窮自刎死張明志自訴被脅請收集
潰兵自贖定國旣定迤西遂班師奏請陞賞處分有
差磔張虎關有才於市軍民大悅

順治十五年戊戌

永麻十

二年正月蜀王劉文秀還滇起僞

宮窖金以給軍餉

文秀追可望時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內使在
滇時密窖金銀於內殿昨令臣隨行者慮臣起窖也
今旣敗去願首服以爲興王之需文秀遂率之還滇
奏之上命俟晉蜀兩王面同起掘及是果獲窖金二

十九萬兩金犁一重五百兩於後宮石臺下二王奏請留以供用上諭二王以濟軍需

召對文武令吏兵二部會同二王議封勦逆各勳鎮俱於是月遣官賫頒敕印

封鞏國公白文選爲鞏昌王鄂國公馬進忠爲漢陽王進忠爲李自成營中降將所謂混十萬是也封後卒於新城封興國侯馮雙禮爲廣陽王安定伯馬寶爲淮國公興山伯馬維興爲敘國公平陽伯靳統武爲平陽侯咸寧伯祁三昇爲咸寧侯廣昌伯高文貴爲廣昌侯其餘鎮將俱陞賞有差

二月賜前滇黔總制范鏞贈卹

龍下

五

初鏞駐貴州可望入滇時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室鏞開陳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明者我則奉之渝盟者我則殺之及定國既入粵西可望無人臣禮鏞以憂憤死上追念之故有是命賜故輔臣嚴起恆楊畏知及張載述劉熹堯吳霖等五臣贈卹又賜安龍死節諸臣吳貞毓等十八人贈卹可望殺貞毓等於安龍北關至是令吏兵禮三部會議加原銜三級子諡贈卹立碑於馬場表其地曰十八先生成仁之處

四月蜀王劉文秀薨

文秀還自黔以縱可望不自憊及定國滅王自奇聲

譽益肆復聞籍籍有議其負恩懷二心者憤恨成疾上親臨問慰諭備至定國亦率醫診治然癰發於肺不可療旣篤上遣表云清師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就十三家之眾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上嘉之及卒詔以親王卹之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慎入滇之初曾屠武定一城旣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保寧歸後從容委婉而已

平陽伯靳統武陰殺奸人賈白明

自明安西人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象緯遁甲之事無不洞曉兼能製木牛流馬火攻器具及驅遣風雷諸術常往來秦中各山圖集義旅未就因見王氣在

龍下

五

滇黔間變服至貴州遇文秀一見以爲異人旣而文秀引見定國定國大喜疏薦之朝詔用爲雷擊將軍試其火器殊效又製遮牌擋木行營用之周匝連環屹如長城乃徧取鐵工木工又用攀枝花木植無算遠近徵求夫徭嗟怨噴噴有言自明爲清師奸細者自明亦妄自尊大遇朝士不爲意於是統武遣人陰殺之其後果有知自明爲洪承疇所遣謀爲緩兵之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諱焉時定國於文秀喪畢以蜀自益朝政悉委之龔銘金維新致派兵加餉賈官鬻爵文武諸臣各自營私邊警日迫定國不覺察也

孫可望降清

可望降清封義王統兵規取滇黔報至行畿上下震
恐定國慮可望熟識險隘而各汛守皆可望舊人悉
更調之人心離異新調之兵未至而警報已急黔撫
冷孟傑遣標騎邢高明清師將抵貴州亟請發兵援
堵君臣聞之束手無策

五月黔撫冷孟傑被執不屈死

孟傑爲清兵所獲洪承疇待以賓禮曰公若歸誠當
乃用撫黔孟傑曰寧爲明鬼流芳不作降臣遺臭乃
送覺羅貝勒王軍前亦以甘言招其歸順孟傑不從
強之再三終不屈乃押赴市曹孟傑挺然直立遂爲
亂刀解其屍報聞咸爲悲悼禮部尙書程源文安

龍下

五

侯馬吉翔諭祭加贈孟傑爲兵部尙書而廕其子子
旭世襲錦衣衛僉事

六月晉王李定國上表出師傳檄會兵

定國自任當黔路移鎮安順以鞏昌王白文選任川
路移鎮七星關發令迤西民夫運糧安順迤東民夫
運糧烏撒日役萬人計程嚴限值天雨泥深數尺輓
負不前輒鞭之至死填溝壑者甚眾於是寇號載道
日恨清師之至不速矣

八月晉王李定國率勳鎮出師

上御五鳳樓宴饒未及簪花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
復行次觀者爲之沮喪至歸化寺復大雨咸相謂曰

此番行師渾不似征可望時也定國陛辭後阻雨不
前日行止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關嶺刑牲祭漢前
將軍祠定國瀝酒誓曰定國奉命興師不以此身殉
社稷佐中興者神威尙截其頭因願謂諸將曰諸公
皆受國恩可不於神前自明忠赤乎於是諸將皆跪
告於神曰某等有不與晉殿下戮力同心者報君父
之恩者神明殛之旣盟飲酒還營晉王大喜

十月清師下貴州

慶陽王馮雙禮進疏請兵援黔晉王亦欲進兵俄得
洪承疇書略曰某未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吳王
之至合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其言

龍下

五

遂緩師期時清師甫入貴州遠來疲敝故承疇致書
以緩其師及月餘人馬強壯卽賄通水西泗城兩路
井川中三道入犯報至定國始悔墮承疇術中急整
兵禦之親率三軍過安龍與清兵連戰未分勝負忽
傳清師前導爲可望護衛康國臣交相疑忌以軍中
多可望舊人慮有中變而戰士亦遂氣阻時舉大礮
爲回風擊還本營潰亂自相戕殺定國內懼不復戰
急奔回行在各勳鎮見定國去遂俱散

十二月晉王李定國敗還議移蹕

初六日定國軍士敗還滇卽密奏移蹕事宜敕黔國
公沐天波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文武

諸臣紛紛惟議束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留滇曰君爲社稷死臣爲君父死可也何往焉下其議皆曰捲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苟非其時何遯出此遂留中於是有議從交岡航海者有議往迤西入外國者有議從建昌就蜀者紛然盈廷而已

十三日晉王李定國諭避兵

諭曰木藩在滇多年與兩人民情均父子今國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淫汙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遁毋致自誤於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時秋糧已徵貯定國諭

龍下

各營不得燬其倉廩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諭晉王令勿燒燬也次早內外居民攜負狼奔爲之一空

十五日上奔迤西

時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朝議猶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蜀王遺表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沮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守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爲蒙段上可其議是日黎明上發雲南從之南者尙數十萬人艾南奇子承業糾狄三品謀劫駕事洩定國乃親殿後承業遂不敢追上至碧雞關見兵民塞路不前哭聲震動天地

上諭住輦起立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宮闕揮涕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塗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如還宮死社稷以免生民慘毒諭畢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國飛騎亦至其懋上懷請御輦前發以慰眾心上不得已就輦然從行人眾日止二三十里兵皆乏食過楚雄關至大理扈從諸文武沿途逗留相失已過半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

承麻十三年

正月上至永昌

定國欲堅守大理兩關以決死戰白文選不從請上先行留身殿後先是文選守七星關遇吳三桂自遵義進兵遂遁還隨行清師踵其後抵滇兵不血刃迤

龍下

天

東皆平卽分兵三路趙布太同多羅貝勒自會城起行三桂自羅次起行合師滇南川追殺總兵王國勳於普洱驛三桂追兵至玉龍關文選迎戰敗還清師獲其象馬金印上至永昌定國先行治糧糗整頓行宮駐蹕月餘始進騰越聞文選大敗請急渡潞江趨磨盤山據險設伏以禦清師

工部尙書王應龍殉節永昌其子從之

應龍偕其子迫隨相失已聞上奔迤西隨晝夜兼行至永昌而上又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於亂軍中獨行乃謂其子曰我本草莽微賤蒙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難從君尙可覩顏求活

人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國難子成父志亦隨自縊而死

二月師敗於磨盤山上奔緬甸

定國按行磨盤山有石門一道長互五里曲乃險隘乃設三伏初伏竄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且以地雷埋谷中約曰敵盡入初伏發燃地雷二三伏乃發首尾擊之可一鼓盡也及清師過騰越直趨磨盤山入險而伏起進輒殲焉固山額真沙里布貝勒王等戰亡三桂布太力戰晉王中書盧桂生墮馬就降以伏兵機密告之贖罪求官三桂即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洩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兵既接名

龍下

无

望為流矢中左目自刎死定國坐山頭聞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遽起立上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問上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沈吟曰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至孟良白文選亦走猛緬至次月二十四日上始聞磨盤之敗惶懼出奔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曉仍故處也輜重宮人為亂兵所劫文武自相讐殺扈衛統武旗鼓孫崇雅劫掠皇損以投清營時潰兵散亂慮生意外救沐天波率禁旅一千及宗藩內監文武百姓前進二十六日上出鐵壁關即緬界也緬遣使來迎言眾兵壓境諸蠻驚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國馬吉翔矯旨從之

諸臣力爭不得是日離緬城不遠為茫漠緬遣其頭目通話曰緬土小邦為大明貢域今天帝親臨玉趾敢不伏而迎諸郊惟是扈蹕諸王及勳鎮諸將軍擯有重兵宜次於外以圖恢復疆宇若入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天波見其勢不可入乃奏曰聖駕進臣必居外君臣南北阻以大江之險音問難通請陛下以太子托臣臣奉之監國一則可以在外調度次亦可以遙為聲援此願前慮後之長策願陛下決之上曰興廢由天非人力能挽太子尚幼父子之情何忍遽離后兄華亭侯王維恭請之於后后亦弗許於是君臣哭別緬人乃迎上及三宮太子文武內監入關

龍下

无

其各鎮營兵將及續至者俱不得入悉散歸水土不調男女喪亡於道不可勝計

上入緬城

上將至緬酋目遠迎朝見上下皆得安頓頗敬事後因國有篡逆城中擾亂沐天波與馬吉翔議具密本遣閩標撫將張某偽為商賈密出關諭關外營鎮為裏應外合之計及中途為緬兵所獲送酋長陰令殺之無有人知者

順治十七年庚子永曆十上居緬

順治十八年辛丑永曆十緬酋殺行在文武諸臣

緬酋設席於海中對山望海樓延諸臣觀海已而伏

兵起蹴而盡殲之惟沐天波覺其謀袖亂石擊繯人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攢射之死所存惟上及太子三宮而已其未扈從者如東閣大學士雷躍龍大家宰張佐衮大司農龔繇司馬孫順司寇尹三聘左都御史錢邦芑等皆輔弼大臣或扶病投清或潛踪苟活或祝髮沽名甚至勦賊如武靖侯王國璽竟竊太后金寶以媚新朝而國公祁三昇馬寶全軍他附難枚舉也國亡盡命惟司空王應龍父子而已

龍下

三

安龍逸史卷下

安龍逸史二卷屈大均翁山撰翁山原名紹隆字介子番禺人諸生棄爲僧名今種後復爲儒著有翁山詩外交外此書專紀明永明王事永祿六年駐安隆所改安隆爲安龍故以爲名翁山在粵境壤相近見間較確如紀杖死夏良璞事殺御史李如月事殺吳貞毓十八先生事定國敗關有才於山州又敗孫可望事皆詳於他書明季遺事約及百種互相鈔襲翁山此書尙屬可取至得失參半卽王船山之永祿實錄亦未爲實錄也歲次柔兆執徐冬月吳興劉承幹跋

龍跋

三湘從事錄

明王夫之 船山

余何忍復讀三湘遺事哉！聖功授我此錄使序之，聖功不哀我痺痲而送之，哀聖功過矣。當湖上半院時，黎平、義興、華亭三公為鼎三足，而華亭公為雉符，黎平、義興當金玉鉉之任，金玉皆寶也，相觸則相傷，玉碎而金亦傷，交之以為鉉，安得不覆餗乎？聖功以亭亭出繼之男子，與雉膏同側，又安能起泗水之沉沒以鞏固兩哉？華亭公有示余及巴陵李天玉句云：「割絕耳根絕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可以知華亭之為君雉，而聖功且為山梁之共，故終以姑蘇之降，抑聖功而盡棄三湘，華亭公之恨，九泉不啻也。

余平心論之，義興自忠孝人，但嘗侍其非，不勝則擬十數子易之，對非者不敢爭。當時殘山斷水，能有幾十數子之可易乎？近有弄筆紀楚事者，曰：義興在澤南時，將捲土重來，為聖功諸人所阻撓，余忝義興公知遇，皇天后土實式臨之。義興又為崑山朱熹所誅，果勳差異，忠孝不伸，邑邑而終，余不敢昧也。雖然，華亭公以勞愁死，義興以飽盡終，余與聖功履不死，而今日猶然言之，則我兩人之終出黎平與天玉下，自取之也。余何忍復讀三湘遺事哉！（永在按：華亭謂何繼，義興謂許允，華亭謂聖功，天玉者與，已亦謂實存，則此語何難與義興同，大兵改國號，與華亭兵出，誠然有憾，不愚死之。）

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公墓誌銘

明行八 明行人王夫之撰

有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都給事蒙君，既遂於國亡，或勦之降，不聽，隱居於衡陽之斗嶺，卒因罪焉。葬七年矣，嗣子蒙長與其弟以誌銘請，當葬時，皆幼孤也。君本甘姓，世居江西宜春，元末，以商避武昌之崇陽者為一，一為一生國忠，國忠生受宗，始為儒，補崇陽文學，皆甘其姓。受宗生文彬，以鄉貢官閩中知縣，有治聲，擢保寧通判，避戎籍，以受宗少孤，為同居繼父蒙清四所稱，遂改姓蒙。越五年，世生應節，補邑文學，試於鄉，不第棄去，著書數十卷，是為君之風考。應節生上種，種文學，授生徒，有文譽，是為君嗣考。以君貴，贈文林郎，如君官，世汪氏附太孺人。

君既世承蒙姓，屢思復姓甘，嘗與子深歎，未果而卒。君諱正毅，字聖功，別號樵野，少穎悟而益以勤敏，文思博瞻，蚤成補文學，食餼於庠，為江漢人士所推期。而多讀古人書，究治亂原委，抱匡世之志，個憤憤大略，喜遊，被騎射，納交，意自得也。

崇禎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君判鄉勇逐僞，令保城，為進軍何公所，以功准貢。陳武乙酉，

（永樂時御史明史本傳）汪必東之南萬集，（朱竹垞選其詩入明詩歸）汪文盛之所刊三史，（虞雍

常時集，嶺山草堂歌，汪文盛刊三史，稱善本）汪宗伊之南京吏部志，汪宗元之南京太常寺志，（均見

四庫提要）吳楚材之彈識略，（王念孫其必傳）劉景韶之大白原稿，（吳香齋同官曹部，初社唱和，王

介州爲序）胡定之二溪全集，（金剛川刻其文於百二名家）汪桂之梅邨遺稿，（黃龍華亦重刊其書云

「文有吳梅邨，書有汪梅邨，皆是延禧時，稱二梅邨云。」熊則禎之御史疏稿，（從禮部給忠賢二十四大罪，

則隨復上疏之，均爲忠賢所捕，延禧死，則隨哭之哀，竟以事憤成疾，卒於官。人皆知有楊馬三公，而不知有則禎，故特表

之）等書，均未得見。倘有同志之士，搜得其書，願以相餉，重謀付梓，以光潛德，翹盼殊切。

聖功有詩二種：曰漆園放言，曰款乃聲。船山先生作序，雅推重之。聖功原不藉詩傳，而詩

又非近時急務，故置而未刊，茲探句之佳者五首：如山將落日去，風送晚涼來。木客林端嘯，孤

鴻海上來。寒洲蒸輕霧，高峯駐晚晴。蒼淺高收照，林空易送聲。七言如：舊句復吟如夢裏，湖山

重見似親人。荒城蕭蕭吹山過，野寺疏鐘月送來。秋成納子忙如俗，雨後山光淨若滄。天地茫

茫真大瓠，行處泛泛一浮萍。撥杖灘聲喧斷夢，繫舟老樹託芳鄰。粵水南來深染碧，春山雨過

盡堆藍。茶烟入水如雲泛，颺影驚風覺岸忙。皆妙。聖功生明季，其詩不爲王、李，亦不爲鍾、譚，自

出機杼，不屑依傍門戶，此其所以爲豪傑之士也。

黃筱魯觀察輯有濼學編一書，中多理學名儒，王船山先生傳中附載聖功事實，（永雅）

以聖功此書相質，觀察服膺船山有年，又以吾鄉有此義士，不可聽其湮沒，慨然捐貲刊行。表

彰節義，即以辟厲頑愚，不惟尋常文字因緣已也。故特誌之。

明崇陽蒙正發策

後學金永森輯註

隆武元年，（永森按：順治二年，唐王孫可望於福州，發稱隆武。）乙酉歲，十月既望，正發同汪東一

柱，趙巖仙繼扈，王振秀、士芳、孫大川、嗣濟、陳命卿、王官、家叔父濟五（以上和）起義復城。教官

周生文脫逃，赴省請兵，從崇陽東隅之沿河嶺進，鄉勇烏合，遂成瓦解。十一月望旬，發與孫嗣

濟、陳王官、與邑令李方會自摩旗峯間道走通城。時大雪嚴寒，夜行晝伏，三日不得食。自念稿

斃山中，與草木同腐朽，且投身村舍，若執獻而出，明目張膽，慷慨從白刃，不枉此番義舉。遂同

陳王官投通城淶浙黎時生家。

時生通城庫吏也，素昧生平。一見即引入後堂煖室中，先飯以薄粥，即設榻，命且就寢。

移時，設饌甚盛，醉且飽，復命再休息。片時，村中霧雜，不可久留，此間距關門四十里，當溫月夜

行。黃昏後，時生攜一著頭沿途索火炬以行。行三十里，黎明，恰遇清合同防將白關門回，時生

曰：「毋恐，有我在。」遂向前迎，邑令數語支吾而去。至關門門弁與時生熟識，竟得坦行。越關

行十里，即入平江境。時生曰：「此大明地方矣。」二君奚姓，俱以實告。時生曰：「某固知二君

起義出亡者，兩賊相得，得形於嘿，故前此不問姓名，恐君疑也。」遂泣涕拜別。時生仍命著頭

送行。

行三十里，遇太僕寺卿兼管軍道事章公標將何一乾，領十數騎哨探，細訊本末，知爲

辛苦難中來者，以騎乘我。至平江縣，防將副總兵滿大壯、萬大鵬、參將黃茂功等各張樂設宴，

款接殷勤，遂厚犒時生著頭道歸，奈著頭疑甚，述其事，遂至外泄。時生苦刑獄，破家產，嗟呼正

發雪夜危蹤，凍餒乘斃，不異子胥奔吳；時生高義，又不異湘水女子，江上漁父，上天蒼蒼，十數

年來，未嘗一刻忘也。

發脫難後，汪柱、趙繼扈、王士芳、趙之城、家叔父俱被執，縛至武昌，死之。柱、繼扈之城有絕

命詩，多傳誦之。家叔父見修養和，抗節不屈，養和曰：「汝何不剃頭來見我？」叔曰：「若去一

毫髮，無以見二祖列宗於地下！」養和怒，遂死之。

發往平江數日，即往泖陰。忽見道上拋棄杖械，潰兵絡繹，行百里，無煙火，詰其故，乃總兵

張先壁分守下泖之兵，聞貝勒渡湖，遂跟踏先奔。發與陳王官相對傳語曰：「中興氣象，固如

是乎？我輩破家亡命，九死至此，惟冀重見天日，稍稍吐氣，今如此更復何望？」及抵長沙，謁督

師何公，（永森按：何公名國斌，貴州寧平人，天啓辛酉舉人，崇禎中知府，國斌，地當要衝，軍糧儲蓄，又能巡撫，必謹嚴

時星沙文武公送郡丞周二南神主入蔡公祠配饗，太僕於壁間題弔蔡江門詩曰：「人生七尺亦一夫，作文八股稱爲儒；科名俯仰幾大事，轉念正念在須臾。曠也雄心憤殺賊，一朝未死今嗚呼；學得君身寸寸樂，無苦無痛亦無拘。愛我君兮辭我母，嗟我民兮獨嗚呼。」蔡江門諱道憲，任長沙司李，癸未八賊陷長沙，江門怒罵不屈，寸磔以死。周二南字石拙，雲南舉人，長沙郡丞，乙酉秋聞賊潰入長沙，督師命往招撫，周隨帶兵丁數百，賊誤爲襲已也，遂遇害。蔡先建祠，今以周配焉。

翼日，太僕辭督師往湘陰，正發送出城關，停驂語發曰：「待到湘陰，即來相請。」此丙戌正月念旬時也。太僕至湘陰，鼓舞戰士，整頓守備，就民舍爲公署，屆其堂日後食，杜聯云：「報下若干同苦士，湖南第一大明城。」旬日後，作字督師，求正發與孫嗣濟、陳王官、同赴軍前。又手字與發，約到期過赴，於二月既望，至湘陰，凡一切戰守機宜，無不虛心諮詢，朝夕同飲食，無刻離者。

先是湘陰十五里外，時有敵騎往來。太僕選三標騎將領兵奮殺，斬首百餘級，追奔至新塘河岸，直抵岳界。以爲將牛養勇駐頂撥，覃峽、姚友與、藍歐紀、駐瀆溪，以遊小路。滿大壯父子、吳承宗、龍見明、廖文明、陳有明、駐新塘，以觀大路。吳勝驊、王橋接應瀆溪，向登位駐長樂街，接應新塘。委陳王官監紀新塘官兵，委孫嗣濟同黃友功、張士燕往反陽召募，委材官蔡漢、張紹孟往東安縣打造交銃。又會同督師牌，正發爲十三營監軍，凡有機密，重日馳驅各營，酌量布置，仍設湘陰商太僕方略，幾以馬上鞍開爲眠食矣。

時有愛將萬大鵬，招撫有功，技勇絕倫，督師有一渾身是膽，出口驚人」之薦。因在小江有不法之事，太僕縛來，揮淚殺之。各將咋口曰：「愛將且不少假！」各相戒勿敢犯。發在行間，太僕錄寄送春秘句云：「細細薰風上鐵衣，遲遲暖日坐軍幃；河山咫尺烽煙隔，不放春從異域歸。」發和韻奉酬：「輕鞭小馬敵征衣，壁壘風煙點布衣；莫謂春光留不住，大明正朔萬方歸。」

敵騎數來衝突，我軍奮勇堵殺，屢挫其鋒。三月乘勝逐北，直抵岳陽城下，清岳鎮馬蛟麟懼，飛請援兵，遂發固山祖大受（永森按：大受當作大壽。武臣傳：大壽監軍人，明隆長崇禎元年擢大壽驍兵，任東軍前將軍，崇禎七年移山城，與洪承疇並降。正黃旗，仍官總兵。順治十三年卒。）領滿兵於四月初旬出京門。督師駐星沙，安俄王馬赫盧各領兵馬，指給月餉，使不擾民。又徧徵各路糧餉，接濟三標隨敵之兵，左提右挈，寢食不遑，以一手障南天，亦良苦矣。太僕在湘陰，自新塘、瀆溪以至平江，延袤三百里，步步菲布，處處晨昏。又推心以置諸將之腹，一裨一弁，無不精神週到，稍有裨

格委曲調劑，稍有疏漏，立行補綴；一飯之頃，軍書四五發。每日黎明至夜半，就枕片時而已，以致心血枯槁，顏色頹落，暴發下血之病，藥餌調治，彌月始痊。太僕與發笑語曰：「我輩身任封疆，一腔熱血，免不了得要尋出處，但願乾淨從項間出，不可醜態從下體出也。」太僕見發行間數月，亦有微勞，每致書督師盛稱之。

五月督師趙太僕巡撫江北總督，依撫軍務，趙正發兵部司務，仍監三標兵馬。適值探人回報：祖兵已至岳州。即馳諭各營，嚴防防禦，發馳新塘，率勵數備。六月初一日，口兵萬騎渡河，直逼排柵下營。副將滿大壯語發曰：「敵勢甚重，必須援兵接應，然非監軍親往，恐遲縮誤事。」發馳十數騎至長樂街，即刻命向文明領兵三千前去。又至關王橋，發與勝兵一千協援。馳至瀆溪，聞新塘砲聲震天，不移時有帶傷兵丁奔來云：「我軍與敵鏖戰半日，從陳友功排柵攻進，副將吳承宗、參將滿其吳、都司郭泰被執，東北角兵丁盡沒。滿大壯、陳有功、龍見明、張星炫衝陣力戰，又得向文明救援，兵丁殺傷不多。」發號哭憤激，恨不身赴，與副將覃裕春誓曰：「今日破新塘，明日必攻瀆溪，此我與君戮力效命之地也。萬一流瀆溪不守，正發誓以身殉，有何顏面見章太僕耶！」裕春亦感奮，期同生死。

副將姚友與聞新塘之敗，大怖恐，薄暮率所部棄汛而走。發不禁悲怒，躬率數十騎邀姚友與叱數其離汛失伍之罪，軍心貼然。裕春與姚、藍共兵八千，內有烏銃六千，發同裕春布置，將烏銃分作三排輪放。是夜三更，即命造飯，兵丁出汲，見營門一黑物，視之，乃大包火藥也，環柵而視，又得火藥二大包，蓋敵用細作先置排柵間，待攻圍發火者。裕春喜曰：「天賜我也！」東方纔白，敵萬騎奔來，環營數匝，先放烏銃一排，仆屍數百，潰然而解。少頃，又合一圍，又放烏銃一排，敵又仆屍數百，敢死扶傷，不敢嚮邇。有來搶屍者，又被打死，遂號天奔渡，不敢反顧。此敵渡湖以來，第一大創也。

太僕聞新塘之敗，以頭搶地，嘔血昏絕。湘潭鹽法推官鄭古愛、監紀孫象乾、郭如泰、蕭爲龍、知縣俞鳴儀、中軍秦相百、旗鼓董宏猷、陳通等，委曲勸解。次日，得瀆溪捷報，稍慰憤悶，仍設措藥食，息養新塘傷殘之兵，搜括酒器，獎勞瀆溪得勝之將。與正發手書曰：「新塘挫衄，切恐門下不免，不佞心膽俱碎；幸天佑吉人，復於瀆溪大報東門之役，轉敗爲功，具見偉略，不佞擬馳行間而犒有功將士，因新塘一氣成病，煩門下酌量厚薄，逐一周到，以彰前勞而策後效。竊不能豐，聊示投醪挾纊之意而已。所有善後機宜，不佞急欲面商，望早。」發遂回湘陰，與太僕相見，慰勞甚懽。

時探得敵自瀆溪敗還，祖馬自相疑怨，無復上侵之意。但新塘一路，甚是空虛，敗兵銳氣

已推，未可即用；遂於平江撤黃茂功領所部兵二千同牛養勇兵五百星赴新墟。時監紀孫嗣濟新募兵三千適至，休養數日，遣赴新墟，汛守新軍聲復振，敵騎不敢復近新墟矣。

七月，太僕北撫新命下，奉勅巡撫湖北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總督，恢復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發亦拜兵部司務新秩。上又督師定興侯，賜環券，督師以有罪無功，力辭不受。又加堵撫院總制忠貞營務，兵部左侍郎，加傳備沉兵部尚書，嚴方伯戶部右侍郎，初督師太僕北撫兵科楊文蔚奏：「太僕昔為河陽知州，江北鄉紳俱受其毒，今若作巡撫，江北士紳無不感戴。」上曰：「章曠，以一知州而能毒江北士紳，是其才力必非庸碌，中興大業，急需此人。」命曠衙門速給敕印與他。夫文蔚與總督有師生誼，以杯酒語言之小嫌，

斷送於酒色昏濁之孝安，國事既去八九，而始龍飛海甸，嗚呼晚矣！
時江北諸生來依總督者數百，總督查理學宮，復備摺虛舍，為諸生即安，每生月給米三斗，銀三錢，膳之一。一日下學課諸生，歸殊怏怏，無可意者，即將「夫我則不暇，」一「無差惡之心，非人也。」二題轉以誤發。辭以久疏筆硯，師再三強之，深草成二藝，師極為贊服，出以示諸生。比日，適接按院楊公移文，題准於衡陽開科，補乙酉鄉試。即以代巡楊公諒齋然，號桐若四川長壽縣人，穿米科進士為大主考，方伯殿公為監臨，即就府學改為貢院，凡科場公費，皆殿公倡同監司設法捐措者也。師鼓掌嘉躍，德惠發往，發曰：「自壬午後，從事鞍馬，久謝毛雞，且既叨一命，又何必博此虛名？」師曰：「科目到底底是三百年來名器，子何薄視之耶？且以子才，而不由科目出，亦可惜也。」

先是師奉水路無備，敵若揚帆而上，我徒望洋而嘆。於五月內，遣坐營副將王儲往衡州打造戰船，並招水兵。去後，師知發不願赴試，先遣監紀陳王官，薦為龍先行，隨借督催戰船為由，咨會督師，付正發往衡。發至長沙，調督師，置酒備洽，同參軍姚大復、丁元相、李春先、流連數日，以取船急務辭行。及至衡郡，師蚤有手諭與坐營，若令勸發赴試，不則咎在該將。發感師愛，屢擊強入棘園，中式三十七名，薦為龍六十四名，發本房座師新化知縣江公見龍，號田侯，貴州黎平人，琴內解元也。師正督兵在行間，聞報狂喜，不啻子弟之得舊者。正發則於揭曉之辰，不禁痛哭，念從前假塞，今於國祚式微之日，始克一售，邱墓不幸，弟妹無緣，是用摧切肝脾，淚浪浪也。然榜前數日，發與王官同寢，王官見一藍面獠牙立發枕畔，光燭滿室，王官恐怖，爪

發，發，則聞無踪跡，疑是所謂魁星者，非耶師謂到底是三百名名器，豈不借哉？赴宴後，駐衡一月，督催王坐營戰船，祭江起行，蓋十月二十旬也。

九月初旬，總督見各路募兵已集，且總兵王進才全營俱至，長沙水師王允成營發已久，屢文請下，遂與督師定計，大舉北伐。又移咨堵制撫，約會馬進忠，由大江訂期回發，總督統三標並二王宮兵直指岳陽。岳陽馬賊白瀆溪敗後，怯我火攻，見鳥銃上，即望風鼠竄，前鋒已抵城陵磯，敵空城而走。不意新營終是驍馬，性習復燥，三標呼為蠻子，所得敵人敵馬，公行搶奪。三標憤激，謂我等出死力殺口，驍馬袖手得財物，斷不甘心遠送，另札一山頭，以數百騎打一倒撥，新營站脚不定，奔潰踐踏，死傷無算。三標按陣，振旅而歸。總督切齒齒胸曰：「可惜我兵乘成之功，竟為驍馬所誤，人乎天乎，奈之何哉？」此時馬進忠由大江直至嘉魚六磯口，生擒清閣都丁姓者，殺總兵一員，兵多赴水死，守候三日，聞早兵已退，遂爾返棹。是時武漢震動，各官俱東裝以待，督師聞報，竟夕遶堂而走，昏絕復甦，自是決意不用驍馬矣。

總督回湖陰，下血之病復作。發至長沙，制撫堵公以會師之役來長沙，同飲督師署中，盛稱馬鎮之勇，微彈湘兵之怯，樽酒間，頗露機鋒。發歸歸湘陰，師歡飲述前事，且云：「下血復作，皆由怒氣傷肝，焦思瀾腦，以致撈血溶溶，殆不起之症也。」以發新歸，嗜啖命酒，每飲至夜分，師量不勝酒，蓋借此為排遣之苦趣也。

時願原未幾，汀洲蒙塵之報至矣。所願隆武三年曆日，上於麻面御書「大明中興」四字；上天委英武，博學好文，急於求功。鄭國公芝龍以元勳舉動任意，上深嗚之，會錢邦芑與總兵陳謙小嫌，疏勸謀，上遂殺謙，固芝龍肺腑交也。芝龍大憤快，聞貝勒過鐵塘，芝龍致書貝勒，有一「由旱路則撤杉關，由水路則撤水師」之語。貝勒遂列隊相行，至福州。上移延平，內閣何吾驥領兵三千扈行，忠伯張鳴鳳領兵一千護宮眷輜重，上至汀州，口兵已抵延平，左右請上急行，上曰：「何輔臣與宜忠伯有兵在後，當待其至。」不知吾驥鳴鳳以所挾重資，已乘上走小路過廣東矣。上因待吾驥兩日，遂及於難。嗟乎，吾驥陷主之罪，等於叛逆，雖寸磔豈足贖哉！（永義：小順紀年丁酉庚子，順王此世，倉卒就道，有一四圍三人者，謂清伯知之，給事中熊華舉兵五百隨行。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日，之種領行在，順王與會，角口，俱有十餘騎，隨者，順王，則道長也。呼問：「誰是陳武？」之海擬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羣射之，海後而殺數十人，俱隨從中，陳馬被殺，王與會，因西，於汀州之府堂，八月二十八日也。又曰：諸書皆謂陳武被殺，發至福州，新於市。會紀：陳武被殺，我九龍潭死。賈爾外記云：錦衣衛陳武，李順見陳武帶甲，與起，被殺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屍，葬於羅漢橋，至得實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為陳武，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八月，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八月，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八月，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八月，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八月，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八月，王寅未死，後成功功也。兵敗後，有建德存問諸臣者，云：發於五排山，終亦其真也。）

總督得汀州之報，泣血失聲，衆勸以方在病中，宜節哀養此身，以報國。督師聞報，號天痛哭，兩日不食。恐敵因喪乘我，督師總督忍情辦事，以備冬防。總督鼎湖哀詩云：「纔說三年又換年，哭聲倒地且呼天；此身珍重千秋事，積得多奇處處煙。」

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擁靖江王乘亂自立，頗僞令至長沙，督師不爲，至湘陰，總督亦如之。廣西巡撫羅式相率同副將陳邦傳、參將焦璉、討靖江王並楊國威殺之。邦傳遂佩征蠻印，焦璉授總兵官。（永雅按：靖江王國祚，山西人，絕有力。獻賊之附楚也，要桂王山據於道州，璉賊負王璉，璉手兵一隊下，璉後知璉，璉不效，遂離黃河以見。）唐藩郡王又在廣東僞立，年號紹武。（永雅按：王名李福，唐之弟明大學士羅繼生與何吾鵬等獨立於廣州，大兵取廣州，爲皇朝所獲，殺之。）惟有桂藩第

四子永明王，神宗嫡孫，敍親毅賢，應承大統，兩粵文武羅式相、丁魁楚、程尙、方以智、總兵侯倫、吳璉、陳邦傳、焦璉等同心擁戴，屢箋勸進，於丙戌年十月，卽位於端州，以次年丁亥改永曆元年。（永雅按：永明王名由錫，神宗之孫，桂王常璽少子也。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爲賊所執，繫羅州，焦璉擊賊，賊出之。羅武常璽曰：「永明王神宗嫡孫，朕無子，後宮屬諸。」）登汀州關，丁魁楚等奉之卽位於廣慶，稱永曆。

督師何騰蛟東閣大學士，定與世侯，陸廣西巡撫羅式相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永雅按：式相字起田，常縣人，萬曆丙辰進士，也知縣，擢戶科給事中，坐劾罷。崇禎初，事許都，卽都立，死。配天府，再獲金部御史，代方與羅巡撫廣西，大兵破廣西，式相與同歸南。）兩廣總督丁魁楚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制撫塔胤錫加兵部尚書，總督章曠加兵部左侍郎，詹一子，錦衣衛堂上僉事戶部右侍郎管湖廣布政事，嚴起復加戶部左侍郎，詹一子，錦衣衛千戶總兵侯商斤伯，吳雙前軍都督府，陳邦傳柳慶伯，焦璉新興伯，馬進忠武昌伯，王進才潯陽伯，劉承允武岡伯，張先暨茶陵伯，曹志廷保昌伯，郝水忠南安伯，王允成岳陽伯，盧鼎宜章伯，黃朝宜萍鄉伯，董英瀏陽伯，宜章伯，羅總兵武自強桂威遠將軍印，白良輔桂致遠將軍印，忠貞營李赤心口國公，高必正郎國公，李來亨三原侯，馬騰雲高陵侯，賀登雲涇陽侯，黨守素興平侯，袁宗第劉體純，張光翠等共二十餘員，各督爵列侯。四川楊展、王祥、李占春、于大海、譚宏、譚詒、譚文等，貴州皮熊等，各督爵有差。滿大壯、覃裕春、馬養麟，各加正總兵官。

本年十一月廿七日，總督恐歲暮疏虞，率二百騎同發巡視流溪，添新濠一帶營盤，駐新濠皮城。除夕，朔風暴起，帳房掀拔，各將懇請暫進營房安歇，總督曰：「我若畏寒回，反令將士露處，於心安乎？且我受苦不過一宵，諸將士隆寒嚴凍，執戟鳴鏑，其苦百倍，更可念也。」諸兵聞之，莫不感泣。黎明，望闕叩拜，占絕句云：「燕棠待旦拜天子，一着戎衣起大風，防躍蒿呼

震，東南西北盡陰嵐。」發和云：「投醴喜招招，樂融旌旆飛揚翠，風新帝新元新歲，月

河山萬里悉來儀

正月初三日，總督回湘陰。初六日，上長沙，與督師面商機宜，留發居守湘陰。十六日，總督自長沙回，因黃朝宜與盧鼎鼎陽內構，郝永忠在郴，桂擾攘，百姓驚竄，糧餉匱乏，立有脫巾之憂。議委發督催衛、永餉務，以應急需。於正月二十日起行，督師總督各撥材官十員隨行，供差遣。發至衡陽，盧鼎鼎武白二鎮與燕子窩黃朝宜構兵穴，關及居民，城郭一空，督師馳微往諭，不肯罷，嚴戶部同衛繼道人李皓白兩地勸和，久而始釋。發駐十日，差官七員分往衛彬各屬，勸限提解；去後，即兼程赴永，督催驛餉二萬，差官分催；去後，發又親往石磯站查驗藥演所造爲銃，昭川陝總督朱石渠、諒察藩，坐談達旦。云欲回道往澧州，入永順土司，渡江走巫峽，進兩川，聯絡全川將士，建領而下，直至武昌。指形畫勢，有如聚米，厥後皆一一如其算，洵傑士也。

容藩又細述上播遷顛末，曰：具勸在汀州道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領兵七千破南贛，贛督師聞部楊廷麟、總督劉同升、萬元吉、監軍御史姚毓奇、總兵張定遠死之。成棟乘勝度嶺，南韶望風靡，遂破省會，紹武被執，上聞驚，星移梧州。口兵尋至肇慶，上又移桂林。上慮粵疆日蹙，惟湖南兵力方盛，且有何督師、章總督、堵制撫諸心，得大臣可託，遂命內閣羅式相留守桂林，上自移駐全州。而武岡伯劉承允居天子，爲善貨，至全迎駕，上意不俞。廷議以全賜爲地，適中之地，可以鼓舞中外，若落武岡一隅，諸勳鎮誰肯向承允仰鼻息者？督師承允安國公，以九弟承永襲兄伯爵，承允志雖懷感，附從者少，遂作者被斥，朝士咸切齒。御史劉湘客、吳得操、毛登霖、上疏論承允專權，俱廷杖落職。兵部郎宋容藩論事與承允左，遂以總督虛所還出川陝。

永曆元年丁亥正月，承允脅駕入武岡。（永雅按：小報載年：劉承允討賊安等，皆其，與也。承允立王廷於武岡，與等行在午門外，防區中，收得免，仍舊職。承允益橫，遂即王於武岡，與等討賊，則歸全國，王制於承允不能用。又按明史：南疆歸武，武岡獨強，始則王以三月申武岡，東明見開，以爲五月，徐氏參考行在陽秋諸書，以承允四月親王，攝攝，至五月十四日申寅，始改武岡爲崇天府，此條則云正月，互有四月，未知孰是。）

三宮號泣登車，朝臣不附承允者，各跟蹤逃匿，卓操故轍，今又復見。於是改武岡爲奉天府，一切朝權歸承允，又有傳作霖爲之羽翼，數月以職方羅大司馬，宸衷雖切幽憤，然受制政感，惟非囉垂拱而已。獨行報，報粵東口兵於二月內襲破梧州，直趨平樂，無敢抗一臂者，留守鼓勵，焦璉嚴兵以待，口兵由期陽過潯會城，焦璉身先陷，血戰北門外，斬首百十級，口兵奔敗。

...

民女，居民咸感總督，即將犯兵置之，先壁飲恨而已。先壁見滇營兵僅五千，將有吞併之意，道胡二將知之，移營路口，備以待，遂不敢動。先壁知勢危急，託首糧餉，馬不能久駐，徑自拔營而上。又令各將圍挾督師同行，至二十里外，先壁置酒餞勸，二公堅不許。先壁就地四拜曰：「某自知負國負師，罪過深重，然亦不能顧矣。」先壁至寶慶，焚掠殺民，不堪命，猶然一王馬矣。嗟乎，衡陽之失，先壁先棄之矣。此四月十四日事也。

先壁既去，二公至祁陽，馬養麟已先遁，粒食維艱，嚴戶部自永州飛送米數石。十九日，督師上水州，總督仍留祁陽，正發聞報，星馳至祁。先是發動支驛餉，買馬六十餘匹；又副將李大金、張紹孟、都司劉大才等，隨帶馬三十餘匹，並兵丁三百名；又蔡演造就烏銃二百尊，俱到祁陽，稍壯軍容。上在武崗聞太監王坤之奏，特差太監楊守春持覆書慰勞，加督師上柱國太師，加總督兵部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一應機宜，先行後奏，以劉承允阻撓故也。

上苦承允專橫，親書密詔除劉教，天語極爲悲切。楊太監又述上諭，內廷俱係劉黨，要薦正人以備選用。總督遂疏題正發爲翰林院庶吉士。疏云：「正發以諸生起兵崇陽，臣服其勇，棄家不顧，使策南來，臣服其義；甫解嚴難，遂登賢書，臣服其學；惟巾運籌，后頭草檄，臣服其才；督催餉務，委政下民，臣服其廉；與臣同事兩載，不肯離臣一步，不付求人一官，臣服其節而正。」云云。疏上，奉命旨部選，爲承允所沮，遂以兵部司務改授翰林院待詔。

總督正欲收拾整頓，再圖恢復，忽報口帥差官持書招安，已到江武自強、白良輔營內。次朝，武、白果差官送來，總督即令斬之。密探得武、白又差人往衡，事屬巨測，遂於四月二十七日五鼓，從黃楊司前往東安，於白牙橋札二日。五月初一日，至縣，遂駐節焉。（永善按：小勝紀年：盧守衡州，先驅兵與盧大掠，捕不備，定永州。先驅乃執盧家老婦，定永州，驅將復大掠定州，許帥何處，遂與白牙橋，兵部右侍郎章璽，駐東安。）自口帥據長沙，從瀏陽投降者董英也，從弋陽歸降者王允成也。口帥至衡，從燕子窩出降者黃朝宜也。朝宜降後，子玉玉帛俱非已有，復憤恨思逸。口帥發數十騎伏花藥寺巷口，俟朝宜出，夾射之，死於亂箭之下。而朝宜營將在外者皆聞聲上奔，總督遣旗董宏猷、李大金、中軍秦相百等，於洪盧司了路口各路持令招集各將脫穿之獸，喜得所歸。副將張韶領兵二千，副將黃家臣領朝宜內丁八百，參將賀上選領兵五百，衣甲器械俱全，馬三百匹，皆相率來歸。總督標下，又差副將王鳳升、參將王廷祥、方升等往廣西柳州招募狼兵交銃手三千，又就東安招覓上林三鼎、三錫、長鎗手五百名，又招社

唐丁上楚殺手八百名，又募取各處鐵匠打造交銃三千尊，軍聲漸振。總督與正發形影相依，眠食與俱，籌兵策餉，甚覺勞瘁，而總督下血之病，日漸日劇，飲食

漸減少，發甚憂之。總督不自知也。督師駐永，上命楊太監密教召赴武崗陞見，因劉承允橫肆日甚，且陰蓄異謀，有廢上立伊塔峴王之意。刑部尚書楊喬然公正不阿，百事與承允作，擢舉殿擊，頭面受傷，廷臣莫不股栗。上與姜皇后親密計，急召督師入內示彈壓。督師於五月初旬，從石磯站渡江，而站中不逞之徒，誤以爲督師之行道也，持利刃邀劫，不得行。總督聞之，發數十騎往護，始解去。督師怒，欲命滇營屠站中人，總督力勸分玉石，止縛首亂者二人，磔而梟示之。督師既入覲，永城遂空，嚴戶部遂移駐白牙橋。口遂遣數百騎入永，張示安民，永城遂爲

口。總督遣總兵周金湯、熊兆佐、副將李大金、張紹孟、黃家臣等領兵三千，懷永，口騎聞風奔去。我兵追至祁陽，過熊飛嶺，直抵排山分汛扼守，去衡郡僅百里耳。時湖南大饑，萬緡不能市斗米，欲仰給全陽，被妖人王倫鳩合亡命據宜河口，依險爲壘，阻舟航不得進，比則皆菜色。總督與發計曰：「若輩處空，何兵至可擒也。」遣標將董宏猷午夜擊破，諸盜悉平，楚粵道坦，米價頓減。又致書盟留守，求通糧糶，匪獨兵資，贖，湖南數百萬溝中之瘠，賴有起色，不備東安一偶也。

東安彈丸之地，財賦幾何，劉承允又差二副將坐縣收民租，總督與發定計捕二將斬之。隨傳撤入武崗，歷數承允十大罪，並移檄張先壁、曹志建、郝永忠、馬進忠等，共勸勤王之師，以安乘輿；而張先壁已先備城步縣，聲罪致討矣。承允見各勦環戈爲難，氣餒稍沮，又慮督師出爲葵丘盟主，在武崗必至，居中內應，竟欲熱維幽閉，將圖不軌。又斷絕往來，如內閣吳炳、總憲李若星、大司寇楊喬然、兵科姚大復，皆屏息惕息，不敢與督師通起居；惟姜皇后親密督師，甚爲計，毋墮奸宵。督師密疏奏上云：「臣在外則上安，臣在內則上危。臣在外則承允恐臣糾率諸勳討逆，不敢他萌；臣在內則身爲孤注，號召不靈，承允無復顧懼，皇上與臣俱危矣。」又潛約滇營趙胡二鎮訂期接應。越數日，乘間出城，策馬飛奔十數里，即遇二鎮領兵至，承允塘將發大礮擊督師，擊高人下，一無所傷。及承允追兵逼至，督師已入滇營，中軍二鎮奮殺，劉兵敗還。（永善按：小勝紀年：何處入關，王及太妃皆召見慰勞。初，嚴家老婦，定永州，小校至大將，將門告已，漸解，嚴家老婦，三五道中使，密計，然嚴家老婦，如何，且無兵，命以雲南搜得趙胡二鎮，一苗兵，守白牙市，及計，則俱備，命廷臣部能，承允伏甲將之，口一，備力，嚴家老婦，承允之，王亦不能問也。）

六月既望，督師率滇鎮同至白牙橋駐札。時兵餉久匱，總督仰屋無措，因而商督師，會題正發戶科試給事中，經理依撫兵馬錢糧，奉旨旨頒給救防，劉承允因怨叢發，復欲與總督修好，故不攜其事也。發將茲龍命，日夕惶惶，爰設法鼓鑄，以裕錢源。於石磯站開爐一百二十座，委效勞知縣方鎮管理，白牙橋開爐二百座，委參將鄭宗文管理，小江口開爐一百四十座，

戶部主事臧威如專理。又全州東安紳衿有願助兵餉糧米，授文武銜及貢生員者，聽其樂輸，一一移檄總督給劄，是名例餉。

斯時總督病日加重，日夜下血十數次，體益羸弱不支，然猶扶病視事，自黎明以至夜半，屢勉不遑。發泣曰：「師體如此，宜節勞省虛，爲封疆宗社保愛萬全之身，以圖再進。」師曰：「人以身病爲病，我以國病爲病，但得糧餉不竭，兵士鼓銳恢復東下，身自霍然矣。」總督駐東安數月，湖南節義之士莫不聞聲景從。衡州舉人王介之、夫之、（未詳其夫之字兩處，均當爲衡州人。順治壬午明兒介之字應於，以舉文館應行人，轉後爲寧遠縣，編何既應，應附以移事行詳本傳。）鄧統魯、夏汝弼、李跨鸞、管嗣葵、吳汝潤、周士儀、羅匿影、南山僻谷，或密報情形，請商方略，或悲歌唱和，賦寄詩篇；風雨郵筒，間道不絕。又有來陽舉人（未詳按：湖南衡州有來陽縣，恐亦字之誤，改稱來陽者。）廖顯亨、武昌舉人蔡之俊、宗貢生朱盛燦、朱容根、中書科周震、與翰林院檢討李鐵、（四升子）兵科給事萬六吉（元吉弟）疏參逆允，避禍而出，先後齊集東安，皆以總督爲依皈。

一時文人輻輳，旁午之暇，樽酒拈韻，樂此不疲也。

總督見糧餉稍可支持，兵馬休養已久，加以滇營又到，遂與督師共商：東安寧地，若再持久，糧竭餉盡，勢成鳥獸散，不如決計東下。爲得算也。七月七日，自東安起行至石磯站，師下民房，將分司駐發，發讓讓不居。師曰：「我是已成之章總督，君是新起之歲戶科，正欲借此彈壓兵民，勿讓也。」薄暮，東安知縣放化龍餉酒醴果役至，師與發飲，徵隨，師攜發步入竹林山岡，正仰臥林間語發曰：「死便葬我於此。」發曰：「師真醉耶？胡言之謬耶？」

初八日，抵永郡，駐東海王孫宅上。初十日，副將王鳳昇自柳州募到狼兵交銃手三千到永，師大喜曰：「此滇溪制勝之長技也。」遂即以所募兵屬鳳昇統領。又全州貢生蔣成龍募兵一千同到，亦命隸鳳昇轄下。爰定恢復營制五副將分中前後左右，隨遣王鳳昇、李大金、黃應元各領兵前往祁陽關口防禦。去後，發因查核各處爐場月錢，並東安未完例餉，繼離永五日，師差數騎星馳召發，發寅夜過歸，見師容骨立，氣息奄奄，相抱痛哭。師曰：「吾病不起矣！特請回作生死之別，並付封疆大事。」師下血之病，轉成腸疝，滑痢日夜數十次，五內痛楚，呻吟不絕聲。每呻吟一聲，則呼發一聲，發隨應一聲。

七月二十日，召諸將至榻前，將恢復營務兵馬冊籍，北撫關防，一併交發署理。發揮涕曰：「某雖屬師生，恩同父子，從事三載，夙夜匪懈，况師體抱恙，發敢不竭其愚誠，稍效萬一。幸惟安心調理，內外諸務，發自任之，不必有此舉動。且發受茲重累，實有攸歸，倘敗乃公事，致吾師失知人之明，爲他人笑，發斷不敢聞命也。」師作色曰：「子欲氣死我耶？既不承受，終無着落，

如何安心調理？」發祇得唯唯。

二十六日，師命人扶坐榻間，作書與督師辭訣。捉筆指不能運，遂口授曰：「某病不能起矣，不能風雨晦明奉教左右矣，不能周旋鞭弭共事中原矣。遺大投艱，獨勞先生，誰復與先生分一臂者？某獨何心，能不悲哉！戶科蒙正發原在先生門牆，其人才品，先生所悉，已於本月二十日，當諸將付以恢復營務，某死之後，乞先生特疏題補事。付託得人，死可瞑目。諸標員從某馳驅日久，忍飢寒，銜鋒鏑，義矢無二，其忠勤有可知者，幸先生驅策之，以相與有成也。放筆昏絕水從此辭。」督師覽書慟哭，作字安慰，極其酸切。略云：「老夫耄矣，生亦無恙，惟憐香肌視天地鬼神，乞留公斗倍之身，以興明社。歲戶科大用之才，恢復事務，且習署理，諸將兩標一體，原無分別，俱不必作事後之慮也。」發自受事以來，即就師榻前置几案批答文卷，料理各路軍機，仍奉侍湯藥，應答呻吟，衣不解帶二十二晝夜。發又詣永郡內外各廟祠寺觀行香焚疏，願誠壽一紀，爲師延算。督師曰：「道官候病，甚切憂馳。」

八月初三日，師作絕命詩二首云：「莽莽乾坤咫尺癡，秋風五丈失支吾；千年黃土歸雄劍，一寸丹心冷壯圖。報國未能空愧死，渡河有恨祇頻呼。難尋淨土埋埋骨，魂詣高皇索舊都。」批頌聲聲未肯明，河山笑擲一毛輕。坐看玉鏡沈千古，空伴銅棺泣五更。今世何時慚後死，此身無用忍求生。湖干欲認華亭鶴，武庫祠前秋水泓。」

初五日，自作遺表，命死後進呈。一爲臣病已篤，臣志未伸，謹瀝血泣辭，効忠東泉。臣以七尺書生，謬膺封疆大寄，過蒙國恩，濫叨節鉞，綴級中樞，龍光之眷，極其寵榮，報稱之勞，全無尺寸。猶冀臣年方壯，尚不即填溝壑，庶竭駑駘之力，稍收桑榆之效。不意丙戌春，事機叢疊，智勇力短，積勞成瘵，遂成下血之病，隨值新穡收積，憤怒傷心，又增嘔血之症，擬欲請乞骸骨，以時勢日亟，不容息肩，恐蹈規避之咎。奈疆事日壞，一日，臣病日深，一今年夏，詰兵措餉，猶可力疾支持，入秋以來，飲食漸阻，血痢大作，連日昏昏，移時始愈。臣之死期已在旦夕。」

竊念臣任封疆，進取是職，不能厲兵秣馬，克復長驅，而以口遺君父，臣罪一也。臣身爲總督，不能彈壓遠邇，致踏勳水火成形，失地喪師，臣罪二也。臣屏藩在外，不能與晉陽之甲，立討君側之姦，致逆勳劉永允跋扈不臣，以殘燹之主，而抱靈獸之憂，臣罪三也。皇上春秋鼎盛，聖敬日躋，中興可期，天眷臣箕，不能長効犬馬，事親周宜，光武之隆，中道損棄，事主不終，臣罪四也。臣負茲四罪，雖萬死不足以塞責，伏乞皇上削奪臣官，以爲有罪無功者戒。」

一願國家大勢，禍胎養成於姑息，軍機多挫於內訌，臣願皇上大奮乾斷，明功罪，信賞罰，慎名器，養殘黎，及蚤返蹕西學，居萬全之地，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南湘半壁，付督師臣何慶蛟

如何安心調理？」發祇得唯唯。

專理，反響一帶，付制撫臣堵亂錫支撐，輔臣嚴起休休有容，剛柔交克，若輿輔臣罷式相問居政本，必有可觀。臣鬼錄中人，不應言及國家事，但耿耿寸心，不隨身死。臣死之後，定擬哭訴二祖列宗之前，默佑聖躬，仍掃瘴氣，收還兩部，重光寶曆。臣志仰，臣願快，臣死且不朽。伏枕瞻天，稽首泣血，仰祈睿鑑。為此具本辭，謝天恩，臣無任悲憤激激之至。」

初六日，師簡開部楊公嗣昌所著兵論一卷付發曰：「我不如文弱，子才不說萬言，吾子勉之。」隨命董君遠啓行搜所存餉銀四十八兩，命發執筆，口授諭帖曰：「懷撫部院章諭：『各路防守諸將：本部院病已危篤，不能與門下終始共事，前驅進取，有負國恩。今外口內寇，望汝輩為我雪未雪之仇，本部院雖入九泉，惟俾以望捷音也。本部院死後，切勿以奔喪為由，擅離汛地，有悞封疆，務須堅心固守，靜聽督師調度與戶科指示。僅存餉銀若干兩，均平諸將，每人若干兩，以致永別之意。門下報國，即是報主，本部院雖死猶生矣。』」

初七日，命董子啓行取酒來，與發作別。且云：「或足下三載共事，有如形影；無如鬼伯催促，幽明千古。」正發號哭仆地，師正色厲聲曰：「吾以祖士雅、劉越石望子，奈何效兒女子態，作哀哀斷腸聲耶？」遂把盞酌酒勸發飲三杯，師亦吞三咽。飲畢，拱手揖發曰：「請了！」自是不復與發語，發問亦不復應。董子啓行，師股肱心膂之親人也，呻吟之際，啓行問曰：「病已至此，家事獨無遺命乎？」師曰：「吾自服官入楚，已無家矣，夫復何言？汝若益還，但願吾兒不必讀書。」

初八日申刻，呼啓行曰：「董家雷聲，外口內劉，皇上在那裏？」少頃，又呼如是者三，忽大叫一聲，遂爾委蛇。蓋丁亥八月初八日亥時也。是夕，督師見大星如斗，自南天墜下，光燭普地。督師驚愕曰：「於野其不祿耶？」翌辰，計督師與戶部嚴公及各路營將，督師大慟，三軍各將擗地號天，如喪考妣。發先期命永州同知掌府事傅本斗勸支官銀一百兩，買將鄉紳杉枋一具。初九日，已刻大殮，適宜章伯盧鼎自道州候病至永，拊棺痛哭。正發與董啓行哀毀忘生，僅存一息，宜章勸發：「大事叢集，君身過傷無益，幸抑情強飯，料理軍政，正所以報章公也。」發行文各將，遵先師遺命，不許奔喪，務嚴飭堵禦，以冀萬全。

十一日，正發差官上綱督遺疏，並報病故日期。同日，督師亦具疏題報。又一疏題太僕卿柳桂道吳晉錫陞補北撫，董督師於隆武二年題晉錫柳桂巡撫，廷議不允，至是參軍丁元相為晉錫請曰：「吳公名進士，且前題開府未遂，北撫一座，合此其誰？」督師從之。十六日，晉錫行文知會各將，取職名兵馬册籍，發見文，欣躍如釋重負，楚人原無官楚之理，前日為先師病篤，恐拂其意，故為勉承，今日實獲我心。遂將北撫關防官册籍一併移送督師，並行各將道照。

各將謂：「先主以我等付託戶科，以戶科與我周旋，久習我勤苦，今實賤旬月，遂以我等劇他人，戶科即可背先主不可負也。」各將心殊快快，無固志。○帥聞章總督卒，喜曰：「二敵去其一，吾無懼矣！」

八月二十二日，襲破排山，並奪熊飛關，諸軍多內潰。正發語董子啓行曰：「師報未果，敵若且夕至，發誓以身殉，但得引奮白刃，蚤從先師地下，固愉快也。」啓行同以死誓，諸將見發堅守不動，遂相率扶掖，發與啓行挽拂登舟，至石磯站，倉謀下地。發曰：「師有治命矣。」遂於前日竹林小崗先師醉臥之處，壬首丙趾而瘞焉。督師馳至石磯，撫靈牀，踴躍長號，兼述共事之情，且哭且訴，兩標將士莫不灑涕。督師親撰誄文曰：「人臣死忠者三：曰激烈，曰從容，曰勞瘁。激烈以剛怒死，從容以堅貞死，勞瘁以憂勤死，死雖不同，死則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去者，奴者，割心者，迹似懸殊，孔子俱以仁為斷。衆人論其迹，聖人原其心耳。發未，膠蛟承乏楚撫，時楚北皆入口版，公以孤城文吏，獨保沔州。境內不軌，勾賊為寇，公次節勇除，靖內患；左營魚肉河，強擄民女，公縛而投諸水，以靖內擾。公知賊梳兵寬之害，悉撤客兵，自練土兵，與公將白旺相持三載，遮蔽長江，使口不能飛渡，蛟得免於覆轍者，藉公長城之力也。蛟屢上公功，三請濬官，被緘開所沮。」

「甲申冬，庚癸呼頭，頌公轉運湖南。乙酉春，左步庚問鼎留都，蛟投身漢水，劣得更生，復至湖南，與公重聚。天驕內肆，闖逆伏誅，兩都淪沒，匝地腥膻，僅留南天一塊土，為我與公拮据瘁瘁之區。維是張先暨荼毒於辰陽，劉永允虎踞於黎靖，公單騎解綬，悉歸戎索，崎嶇虎狼之穴，出民湯火之中。繼而左標闖部窮而無歸，公挺身招徠，肉袒傾城。復以客兵難聚，爰整親旅，詰兵於黔粵之裏，措餉於無米之炊。蛟在長沙，居中調度，公駐湘陰，臨邊自將。一將一兵，費公推置；一鹽一粟，費公分布；一士一民，費公保護；一機一宜，費公暇食；一緡一粒，費公焦勞；一動一鎮，費公調劑。心血幾何，能不病哉？蛟也魯拙，每有方略，費公許謨；每有過失，費公匡救。心血幾何，能不病哉？又以同人參差，事多掣肘，隱忍彌縫，更苦我心。心血幾何，能不病哉？」

「迨至強敵馮陵，我疆日蹙，新墻之挫，嘔血盈升，公病已劇。湘陰不立，立尊身殉，衆將奪公，雖不得死，公病又劇。策塞滾水，泥塗雨雪，痛念提封，骨仆馬下，公雖不死，公病又劇。衡山險阨，幾落危機，驢馬橋頭，目擊醜類，趾裂髮指，怒氣欲吞，公雖不死，公病又劇。跋涉離峯，渴飲清溪，以至東安，外集殘兵，內合勁卒，振軍聲於來色之時，復殞軀於桑榆之日，公病劇已極，而公死矣！」

「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語八字，的的為公行實。嗚呼，公其死矣，蛟固知公

蒙尙書事。袁彭年（永在按：彭年子介，公安人，中進之子也。崇禎甲戌進士。）蒙都察院，張佐宸蒙文選繼以施君徵蒙之，唐元樞蒙職方，劉遠生管戎政尙書事。劉湘客爲少詹，經筵講官，陳世傑編修日講，蔡之俊張鳳翼同爲檢討日講。姚燾以待詔管誥勅，屈士瑤姚子莊俱翰林院待詔，扶綱爲太常少卿，連城爲大理寺少卿。丁時魁（永在按：時魁字子直，江夏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都主事。）蒙吏科，正發蒙戶科，李用樞蒙禮科，許兆進蒙兵科，繼以金傑蒙之，李日煊蒙刑科，尹三聘蒙工科。張孝起吏科給事中，陳子升、黃英日、李貞、謝元、洪夢楫、雷德俱兵科給事中。高賈明蒙河南道，鄭同玄、王者友、王朝柱、陸桐、謝昌俱爲御史，都統魯中書科，王夫之、程行人、司、溫溥知禮部祠祭司主事，張應斗儀制司郎中，郭如泰戶部江西司主事，李來冷、孟銖、朱昌時、殷秉鑑、彭象（永在按：彭象字人，吳縣人，李芳先，俱兵部職方司主事，吳侯鴻釐寺卿，何讓鴻釐寺丞。大皇親長州伯王維蒙奉前府，二皇親王維讓蒙後府，商丘伯侯蒙中府，西陵侯宋裕祚蒙左府，襄城伯李守榮蒙右府。積又晉封金聲和豫國公，王得仁建武侯，馬進忠鄂國公，王進才蒙國公，曹志建水國公，陳邦傳慶國公，焦璣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張先賦國公，馬維興宣城侯，王永祚寧遠伯，蒲英綏甯伯，楊國棟武陵伯，馬養麟（永在按：養麟，臨邑人，初從何騰蛟爲副總兵。）陵武公，四川王祥，忠國公，貴州皮熊國公，詔誥，讀誥俱晉伯，福

建國姓成功國公，鄭鴻遠等俱賜爾書，晉秩上柱國。趙登加兵部尙書，巡撫澤南，劉才鼎巡撫柳慶，魯可藻加兵部右侍郎，巡撫廣西，馬光太僕少卿，巡撫全允，吳德操巡按廣西，王□□加兵部右侍郎，巡撫惠潮，范鏞總督貴州軍務，鄭廷源巡撫貴州，瞿鳴鵬巡按貴州，廖應亨巡撫雲南。米琦以會都御史監王進才軍，鄭古愛（永在按：古愛字子直，江夏人，壬午鄉試出京，門與成，不得中，相其也。武員，用奔長，以爲監紀推官。水滸元年，復從張勳，以功晉都御史，後以憂去。後卒。事詳水滸黃錄。）以御史監馬進忠軍，朱嗣敏以會都御史監曹志建軍，江見龍以御史監熊兆佐軍，倪炳元以御史監馬養麟、周金湯軍，丁元相以御史監督師親軍，兵科吳其壽監留守軍，嚴亭以副使監演營趙印選、王永祚、蒲英軍，楊應亨以御史監胡一清軍。郭都賢、周堪府加內閣大學士。起復召用，王道直加兵部尙書，夏時亨、王應斗（永在按：應斗字天啓，崇禎甲辰進士，爲監國尙書。崇禎元年，改選雲南道政務，御史國朝之制，米永祚授監國。監國下，以年老辭，不復用。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詳詳邑志。）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北山塞義旅，揭重熙加兵部尙書，總督江西義旅，劉季績以會都御史督吉安義旅，曹徹昌、沈會霖授會都御史，督山塞義旅，其以職方主事奉敕聯絡者，不可枚舉。

時文安侯馬吉翔以從前之功，悉脫朝搢，又以武崗播遷之時，吉翔妾鍾適南太后左右，

甚得懷心，賜號勤敏夫人，吉翔恃有內主，益無懼，凡文武陞授與章奏，莫擬，一開會，然後行止，致有馬皇帝之號。（永在按：吉翔順天大興人，以武進士屢官至廣東指揮使。唐王立，承福遣使招，授總督，都督督軍，總督，吉翔定慶慶。水層立，與定策事，陞左都督，掌軍部，從福至金州，結劉永光爲請封，尙少保，督封文安侯。大兵破廣南，吉翔與李國泰等乘桂王走緬甸，緬人賊從亡者四十有一人，吉翔與王船山水府實，則謂桂王走南甯時，曾預知大勢已去，遂不復從，匿潯州山中，久之出降，被執，置北甯，不知所終。與諸書，未始知也。）一日，吉翔謂成棟曰：「上念貴標諸鎮將從公反正，功不可泯，尙未頒爵賞，煩破姓名，以便上聞。」成棟即將杜求和、張月、李元允、羅成、楊大市等八員開列。吉翔即對成棟繕奏單封進，連一時伯爵之命遂下，吉翔固以此示恩也，成棟則以爲示威福矣。歸而嘆曰：「人言馬皇帝，豈不信哉！憐不典也，五等即秩也，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乃於一座之口，呼吸如意，何其神也！我乘老母幼子爲此舉，惟望中興有成，庶不虛負，今見權奸如此，寧有濟哉！」遂鬱鬱返羊城。

正發痛念峨山先師卒已經歲，卹典尙未請行，特具疏題請，「爲臣師庸功特著，大典未伸，僅留分陳乞，仰懇聖明加恩優卹，以勵臣忠事。臣聞市骨以致千里，式鞋以鼓戰士，故卹死所以勵生，追酬既往之庸，更倍懋加方新之賞也。故督輔臣章璠與督師臣何騰蛟共事湖南，身履下湘危獨當門戶之衝，練兵於萬難操之時，措餉於無可措之地，事事艱難，刻刻拮据，丙戌春，積勞成瘁，致成下血之病，繼以動鎮主客，不知，擊肘牽絛，挫機盤地，兩次身殉封疆，求死不得，憤鬱填胸，又加嘔血昏眩之疾。飄風事勢日壞，督輔臣病疴日劇。丁亥年，自奉祖夏，猶忘斃力疾，重振軍聲，支撐湖南半載，病筋氣絕，方首息肩，然屬職之時，無一語及身家，惟云外胡內劉，惓惓以聖躬爲念。督輔臣之死，爲兵死，爲殉死，爲民死，爲門庭之□死，爲君側之奸死，非漫焉抱不起之症，優養牀第以死者也。殉躬盡瘁，死而後已，督輔臣得以不死之身，再造中興，其功業不失爲先臣王守仁；今不幸盡瘁以死，其忠勤勞績，豈在漢臣諸葛下哉。」

「臣前奉命經理恢復，兵馬錢糧，與督輔臣追隨三載，督輔臣之勞之病之死，臣朝夕左右，摧肝瀝膽，願以身贖而無從者也。今督輔臣沒已匝歲，尙不得遷桌上涓滴之恩，況及重泉，是臣淹滯先勞，稽遲曠典，負君以負師之罪也。臣謹瀝血願請，伏乞皇上念督輔臣身爲封疆而死，救輔部衙門所有應給監贈、祭葬、恩廕，查照典例，議復頒行。不獨督輔臣銜結於九原，楚粵江閩封疆諸臣，聞皇上加恩於已逝之忠魂，莫不感激涕零，著懋功以邀慈賞，允收市骨式蛙之成效矣。」

疏奏，奉旨：「故輔臣章璠身任綱常，力扶宗社，乃心王室，革命危軀，垂千秋之生氣，留不死之孤忠。即今湖南再奠，墓草猶青，何莫非故輔臣英靈之所貽！一附贈監祭葬諸典，已奉

正發記三湘從事紀畢，投筆歎曰：國祚中興，何代茂有高皇帝提三尺劍長驅逐北，掛轉倒置之乾坤，得天下之正，與漢高帝然。漢家享祚靈長，光武起自白水，重熾炎運，歷數二百九十四年。唐肅宗即位靈武，誠安史，重奠鐘鼎，歷十四帝，一百五十八年。趙宋南渡，雖云房弱，猶更九帝，綿歷一百五十三年。至我明烈皇帝，以精明而失天下，從古希觀。亡何，孝安即位，南都翠華，建建期月，遂蹈徽欽之轍。猶謂孝安昏庸，不克負荷，加以馬阮當國，斷傷元氣，譬人抱劇病，猶復治以庸醫，劑以毒藥，豈不斃哉！思文皇帝，文武英明，勵精圖治，中興規模，大有可觀。第以求效大速，羽翼未成，牙爪先露，致失擁戴，勳臣離心，開門納敵，又為奸輔所賣，遂蒙汀州之塵。今上神廟嫡孫，鈔親後賢，聖德渾厚和平，綽有漢高帝之風，宜即重新日月，再整河山，兩都故物，何難權歸收之。乃五稔湖南，寸土未恢，百里日蹙，豈人事之多乖，抑天命之已改耶！

正發衝而斷之曰：「始終皆流賊之為害也。」闖逆初起綠林，漸成巨寇，稱兵犯闕，喋血禁廷，融山黃巢之禍，不烈於此矣。幸而假手□□，闖逆授首，死於九宮山村民之手，率土痛憤，於茲稍快。督師何公、總督章公，同內閣嚴公，制撫堵公，撐持湖南，綱維拮据，以為光武之河北。高宗之錢塘，不意布置甫就，而闖逆之餘燼，又竄入矣。始而窮鹿奔竄，搖尾以求憐；繼而養虎貽患，張牙而恣噬；殺民則惟恐其不盡，穴關則鼻然以稱雄；見北敵則鼠竄，出南塘則鷹揚。高李虎踞於長常，王郝鷓張於衡永，袁劉蠶食於澧沅，且以有用之金錢，養此多害之鴉鵂，人或歸咎於督師之不應撫納，以自貽伊戚。不知敵方狡焉啓禍，此窮而來歸者，若不收之戎索，勢必披猖蹂躪，立見決裂。既拒門庭之□，又辦堂奧之寇，其為禍也，不更速乎？故督師初計以為此輩可馴而用之，則不召不募，坐獲精兵十萬，否則糜以虛器，戢其爪牙，使不致決裂成變，亦權宜補救之一術也。

或曰：劉承允、張先登、曹志建、黃朝宣，非賊也，而所以率多不馴，將安歸咎乎？夫劉承允叛，逆成性，黃卓、朱泚合為一身，此固有北投之者。張先登、曹志建、黃朝宣，雖紀律不嚴，擾民毒地，其初皆奉督師調度，後見新營驕橫，遂爾效尤。又為王、郝、高、李輕視，南人每加凌軋，不得不各踞一窟，以防襲劫耳。

總督章公憤客兵為害，乃與督師決策，自鍊親標，始得自將湘下，立定脚跟，與敵相拒。瀟溪、新墟之間，勝負各當。岳陽之役，若無新營債事，方城、漢水，可鳴鑼而下也。大敵已報，壓境，又與親標起營房之爭，曾不移時，胡馬長嘶，宛其入室，獨不以一矢相加，道何耶？湖南地土糜爛

已盡。永忠狼顧入八桂，所到之處，城邑荆棘。忠貞營自常德亂竄，崎嶇衡水，僻邑之地，踰入粵東三運，經四會，歷懷集，渡蒼梧，深抵潯南，兩粵遂從此壞。孫可望獻逆前部也，西川敗遁，南來休沐，收漁人之利，據我六詔，滇黔遂從此壞。

向使悉湖南之錢穀，以贍親標，則指臂效命，不致有內梗之憂。向使忠貞不奔長沙，則營必隨督師鞭弭，當不致有中湘之失。向使郝永忠高必中，不蹂粵土，則曹、焦、趙、胡不致分心內顧，而疏疆圉之防。向使孫可望不毀據雲南，則滇黔之財賦甲兵，必為我用，不致有餉饋兵單之患。北自燕都，南至滇粵，流毒所及，悉成潰決。故曰：始終皆流賊之為害也。即督師之以殉節死，督輔之以勞瘁死，制撫之以憤鬱死，其禍原豈外是哉？

且光武當年新莽傳首之後，王郎亦用以次剿除，假令銅馬高湖都部若不投身效命，其何以成建武之業。唐肅宗藉塞上精兵，又得回紇吐蕃內助，專力以辦安史；假令靈武涼營間，有縱橫跨騎之從，其何以收兩京而還舊物？宋高宗恃長江之險，以限南北；假令浙閩吳楚諸路，有尾大之將，為腹心痼疾，其何以延建炎之祚？故漢唐宋禍在外而不在內，所以舉心一志，戮中興而延歷數。本朝內外俱受其禍，故智力交困，張而復蹙，不得媲美前代也。

論中興者，中興也，謂剝極而復，絕極而蘇，恰當其扼而興，非適中之說也。孟子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父母既死，猶思招魂而復之，敢作絕望想哉？或曰：天下大位，神器大寶，興衰之數，天實主之，豈可全谷人事，然正發從何？章二公共事三湘，其中事勢，歷歷身履而熟諳之者也。故不敢歸諸齊斧，以開人推諉之端也。

安龍紀事

安龍江之春

壬辰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安龍原名安龍所。時雲貴皆為孫可望所據。初陽尊皇。上要封秦玉朝廷內外臣子。稍忤其意。則擊斬隨之。以故中外重足無不協。署偽職及東兵陷廣西。可望遂改安龍所為安龍府。迎上居之。宮室禮儀一切草簡。時廷臣扈隨者文武諸臣五十餘人。中有馬吉翔者。本北京市棍也。性便黠。頗識字。初投身內監門下。充長班。復為書辦。逢迎內監。得其歡心。故內監皆託以心腹。及高起潛出典兵。吉翔竄入錦衣衛。藉冒授都司。居起潛門下。塗毒軍民無所不至。後

安龍紀事

又賄陞廣東都司。及乙酉。隆武即位。福建吉翔解粵餉赴行。在自陳原係錦衣世職。遂冒陞錦衣衛指揮。後奉使楚中。諛諸將。凡報軍功必竄入其名。屢冒邊功。漸次陞至總兵。及永歷即位。又營求宮禁。勸戚得封文安侯。吉翔歷事既久。專意結媚宮禁。宮禁凡上一舉一動。無不預知。巧為迎合。於是上及皇太后皆深信之。以為忠勤。遂命掌戎服事。又至安龍。見國事日非。遂與管勇衛營內監龐天壽謀逼上禪位。秦玉以圖富貴。獨慮內閣吳貞毓及朝中大臣不相附順。內陰嫉其黨。冷孟銍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參疏。先是瀨湍移蹕時。毓欲上暫留以繫中外人民之望。遂

與壽翔忤。至是兩逆交煽。急謀去毓。而銍等參疏屢上。上素知毓忠貞。俱寢不行。壽翔銍等曰。貞毓入閣視事。則我不得參預機密。公等參毓。徒費紙筆。今秦王權傾內外。我具一啓。托張堤塘封去。求秦王命諭。以內外事委戎政。勇衛兩衙門總理。則大權歸我。兩人我內人。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後徐謀。尊上為太上皇。讓位于秦玉。則我輩富貴無量。貞毓何能為乎。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武選主事胡士瑞云。今上困處安龍。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為爵位利祿耳。揣時觀變。當歸秦玉。况馬公甚為倚重。目下即欲以中外事屬之。若公能達此意于諸當事。共相

安龍紀事

附和。力勸禪位。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俱不知死所矣。士瑞即厲聲叱璘曰。汝喪心病狂。欺蔑朝廷。遂謂我輩亦隨波逐流乎。璘慙而退。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一幅。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欲以進秦玉。其品憤怒不盡。吉翔陰報秦玉。秦玉遂將其品鎖去。繫之杖下。六月。秦玉有劄諭天壽。吉翔云。凡朝廷內外機務。惟執事力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參處。以息其紛。若到中外惶懼。獨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林青陽。主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張鐫。工部營繕司員外蔡賴等。相謂曰。天壽吉翔。冀在楚粵。怙寵弄權。以致楚粵不

戒登輿屢遷今不悔禍且包藏禍心稱臣于可望一人孤
立百爾寒心我輩若畏縮不言不幾負國恩蓋鴟列乎繇
是各疏參二逆罪狀章三上上始知兩人欺君賣國并發
其在安龍時會偷用御筆私封龍府土官趙維宗為龍英
伯事上怒即召集廷臣欲治壽翔罪壽翔懼急入內廷求
救太后得免兩人奸既露怨愈甚欲謀殺極等於是專意
諂附可望凡可望所欲為者一人輒先意為請可望愈肆
無憚自設內閣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皆署偽銜復私
鑄八叠偽印盡易本朝舊印而賊臣方于宣詔可望尤甚
為之定儀立制太廟廟享三王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

文龍紀事

三

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
謀禪位上僅守府勢甚岌岌私與內監張福祿全為國曰
可望待朕無復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為之耳目
朕寢食不安近聞西藩李定國親領大帥直搗楚粵俘叛
逆陳邦傳父子報國精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將來出朕
於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勅差
官賫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為朕密圖此事否祿
等即奏曰前給事徐極部司林青陽胡士瑞張鏞蔡縝於
秦平發劄罷任天壽吉翔時曾抗疏交參忠憤勃發實陛
下一德一心之臣也臣等將聖意與他密商自能得當以

報上允之錄與為國詣張鏞蔡縝私寓適樞與青陽士瑞
俱至錄等密傳意諸臣叩首云此事關係國家安危首輔
吳公老成持重當密商之五人即詣毓寓言其事毓曰今
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致命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
恐機事不密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即應曰某願
往毓曰固知非公不可但奸人疑阻須借告假而行可也
青陽乃請假歸葬貞毓屬祠祭司員外蔣乾昌密擬勅屬
職方司主事朱東且繕寫祿等密持入用寶青陽即日陛
辭時可望沿途有塘撥盤詰陽藏密勅從問道馳出此六
年十一月事也癸巳六月上以青陽去久不回欲差官往

文龍紀事

四

催毓即以翰林院孔目周官對武安伯鄭允元云此番比
前更要慎重今馬吉翔在左右日夜窺探凡事必報可望
必須先將馬吉翔差出使他不得窺探事乃可濟若吉翔
在內則奸黨蒲縵宗德亮郭璘蔣御曦等往來奔走陰伺
舉動深為不便時因節屆霜降上以陵越在東西例用助
臣一員代祭遂使吉翔往粵行禮去後即命蔣乾昌撰勅
復遣周官賫往官涕泣受命而行時吉翔奉差在粵探知
青陽賫有密勅至定國營私差汪錫元至營探聽未幾而
劉議新途遇吉翔不知吉翔不與謀對吉翔云上有密勅
與西藩先差林青陽後差周官西藩接勅感泣不日親往

安龍迎駕吉翔聞之大懼。逼令議新具啓報知秦玉備悉。西藩接勅之事久囑其弟雄飛盡出家貲陰賂堤塘王愛秀求其應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甚密日伺探聽上孤立自危以臺省員缺勅部考選於臘月念四日臨軒親試將蔣乾昌李元開選翰林院簡討張鐫選刑科給事中李頌胡士瑞選浙江福建兩道監察御史楊鍾徐極蔡續趙廣禹易士佳任斗墟朱東旦等亦以資深俸久各加秩陞職有差自是天壽雄飛益相危懼謂蒲纓朱德亮郭璘蔣御曦等曰凡我讎敵俱選清華我輩危矣纓等曰昨聞周官之行係眾人密謀待馬公察訪詳悉具報秦玉則此輩死無

之龍已事

一

日矣不數日馬吉翔果具密啓與秦玉報知此事天壽雄飛持啓詣王愛秀云馬公訪得朝中有兩次差官賫勅往西藩去召他帶兵迎駕現有啓報秦玉煩公即發撥啓聞秀聞大驚曰果有此事我係堤塘亦當具啓報知壽飛即下拜曰公果具啓救我輩性命誠再生之恩也啓去秦王大怒甲午正月差鄭國往南寧馬吉翔處打聽周官事跡并看西府兵勢時吉翔疏証青陽周官甚急由是吏科都給事徐極大理寺少卿楊鍾太僕寺少卿趙廣禹光祿少卿蔡續刑科給事張鐫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頌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士瑞等父章參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為姪上

見事急即勅廷臣公議治罪天壽懼與雄飛數騎逃出雄飛遂見秦王將密勅與謀之人一一報知而十八人之獄成矣先是正月內林青陽回行在復命至田州總鎮常榮營榮知密勅之事已發止陽勿回行在陽遂留營中暗遣心腹劉吉至行在藏張鐫蔡續寓即密奏上上甚喜即擢陽兵科給事上謂毓曰仍撰勅與青陽勅內先要說壽翔表裏為姪將謀不利於朕着令藩臣為朕剪除等語俟朕與將軍握手時即行告廟晉封之典發金二十兩為西藩鑄印張毓擬篆屏翰親臣四字發與青陽差人劉吉領去陽接勅與金常榮發兵護送至廣東廣州得遇周官同青陽始將空勅書寫好及屏翰親臣四字樣鑄成送至高州西藩李定國營內詎意可望差標官至常榮營急拏青陽而青陽已去旬日矣遂將榮撤回而鄭國已于南寧取吉翔回行在秦王亦疑吉翔與國令行在各官與吉翔對理密勅之事各官既集鄭國云馬吉翔已拏在此列位要明白說出林青陽周官賫勅之事他果與謀否以便回覆國玉貞毓云學生職司票擬關防嚴密如何曉得國云既如此我到朝內請上面對諸臣俱造朝候上御文華殿召鄭國王愛秀進殿國與愛秀奏云西藩私通朝內奸臣脅勅要封國王已發人往拏正法林青陽周官不日便到皇上

之龍已事

六

可知是何臣主持。待臣等好回覆國主上云。密勅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數年以來外面假勅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審訪。豈皆是朝裏事。國與秀憤憤而出。卽同天壽洵。至朝房云。我們要回青州。列位須快說明白。貞毓云。皇上雖值播遷。朝廷法度尙在。誰敢妄行。學生門實不曉得天壽力証曰。你如何推避得國與愛秀。卽將毓扭出朝房。一任天壽指揮。卽將楊鍾鄭允元。蔣乾昌。蔡續趙廣禹。張錫徐極。李頌。胡士瑞。李元開。朱東旦。朱議。曩周允吉。許紹亮。胡世寅。陳慶瑞。易士佳。任斗墟等。俱收鎖王愛秀宅內。隨帶家丁。仝天壽進宮。擊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劉衡。宮中大

七

福祿全爲國等。一一酷刑拷鞫。惟毓貞以大臣免刑。餘皆夾數夾。笞數百。痛苦難禁。惟呼二宗列宗。時天色晴明。忽風雷震烈。蔡續厲聲曰。我輩枉取刑辱。取紙筆來。待我拱招國。卽將續扭解。放鬆續持筆告天曰。皇天后土。二祖烈宗。今日蔡續拱招與謀密勅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一一寫出國。又問曰。皇上知否。續恐有害國家。答曰。未經奏明。招罷仍扭鎖收管。越三日。將許紹亮。裴廷謨。釋放。亮流涕不肯出獄。向十八人曰。今日同事爲國。生死與共。安忍獨生。毓等曰。公今日得生。是天未盡滅忠臣。爾旣生我輩雖死。猶生亮等。揮淚拜辭。十八公亦揮淚答拜。亮卽

八

震少頃。祿與爲國。劉衡俱銹索繫出。惟胡世寅於是日釋。放此甲午年三月初六事也。入朝時天氣清明。及諸君子被執。忽烈風霾日。陰雲慘黑。安龍士民驚曰。此天壤間一大變事。其逆黨冷孟鉏。朱企。鏃。蒲。纓。宋德亮。且揚揚得意。猶奏上。速將密勅情由指出。是何人所爲。以便處分。不然危亡在旦夕矣。上曰。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因悲憤而退翼。日國具嚴刑拷究。先將貞毓妾父戶部員外裴廷謨。提到國。叱謾跪。厲聲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你。國怒令亂棍交下。幾斷兩臂。復將謨拷夾。問密勅事。謨不應。次將張鏞。徐極。周允吉。趙廣禹。蔡續。任斗墟。陳慶瑞。張

同廷謨出獄。天壽吉翔乃盡出家貲厚賂國秀。吉翔以幼女送鄭國爲妾。國留宿二日。復遣還。卽誣諸公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詞。飛報秦玉秦王。發令于本月二十日到安龍。以十八人爲奸。以吉翔爲忠。請上裁斷。國等請上召對。上憂憤御殿。隨發廷臣公議。由是吏部侍郎張佐。辰綏。寧伯蒲纓。太常寺少卿冷孟鉏。武選司郎中朱企。鏃。總兵宋德亮。刑部主事蔣御曦等。俱附耳向鄭國云。這些官今日都要處死。若留一箇禍根不絕。國云。自然還須列位主持。維持刑部司官蔣御曦執筆。吏部侍郎張佐。辰票。冒竟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八字爲案。以張鏞。張福祿全爲國

爲首擬凌遲蔣乾昌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續鄭允元周允
吉李頎胡士瑞朱議屢李元開朱東且任斗墟易士佳等
爲從擬棄市惟毓以大臣賜綏陳慶瑞與佐辰同鄉同年
力救得杖一百二十擬遣戍劉議新杖一百二十越五日
死劉衡杖一百免罪復以福祿乃中宮近侍用寶發勅雖
皇上自行中宮俱知其專壽翔等將廢中宮囑儀制司蕭
尹上疏引古廢后事爲例維時中宮流涕哭訴上前始免
遂將諸君子縛赴法場俱神色不變望闕叩頭云臣干一
念今日盡矣無以報國雖死有餘責耳又云天壽吉翔雄
飛朋脅爲奸欺君賣國我輩今日爲他殺盡他日必借秦

九

王勢挾制天子爲所欲爲中興大業從茲已矣張福祿曰
我輩生不能殺此三賊死當作厲鬼殺之以除國害諸君
子臨刑絕無戚容各賦詩見志吳貞毓詩云 九世承恩
愧未酬憂時惆悵發良謀躬逢多難惟依漢夢遶高堂亦
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賴同儔擊奸未遂身先
死一片丹心不肯休 蔣乾昌詩云 天道昭然不可欺
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
載千卒爲報國孤臣百折止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
河山壯帝畿 李元開詩云 憂憤呼天洒酒卮六年辛
苦戀王畿生前只爲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魂報國痴心

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汨羅江上逐人舊自愧無能續
楚詞 朱東且詩云 邕陵昔日五君子隨扈安龍十八
人盡瘁鞠躬今已矣忠臣千載氣猶生 朱議屢詩有精
忠貫日吞河岳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詞極悲壯餘不及
詳紀賦畢仍對各官拱手曰學生輩行矣中興大事交付
列位但列位都要忠於朝廷切不可附天壽吉翔賣國學
生輩雖死猶生也言罷引頸受戮時安龍雖三尺童子無
不垂涕者鄭國仍將諸君子暴屍三日時天氣炎熱顏面
如生各家親族買棺收殮十八忠臣既死雄飛遂自黔皿
吉翔倚藉可望挾制朝廷復預機密引其黨張佐辰扶綱
攝相行事內外大權盡歸龐馬時人以佐辰與綱相貌醜
劣詔事權奸供龐馬指麾號佐辰爲判官扶綱爲小鬼而
國勢日削矣

吳貞毓宜興人祖母趙氏享年一百有一歲丙辰生時
年九十有七矣壽享百歲榜登會元官居宰相名著忠
臣此人間四難也而皆萃一門嗚呼盛哉